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X40n0718

四分戒本約義

明 元賢述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No. 718-A 四分戒本約義序
  - 目錄
  - 戒經序
  - 四波羅夷法
  - 十三僧伽婆尸沙法
  - 二不定法
  - 三十尼薩耆波逸提法
  - 九十波逸提法
  - 四波羅提提舍尼法
  - 眾學法
  - 七滅諍法
  - 總結
  - 七佛偈
  - 迴向頌
- 卷目次
  - 1
  - 2
  - 3
  - 4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718-A 四分戒本約義序

昔庚辰歲，予在杭之真寂，欲效顰圭峯，挈毗尼之要，以示晚學，卒以病阻。迨今春，自鼓山來寶善，謝絕參請，但弘唱毗尼而已。諸人以戒本請註作新戒方便，予曰：此宿志也。故諾之。發筆於仲秋初旬，輟筆於孟冬末旬，凡三閱月，三脫稿而後成。其中若事若義，悉採之四分律藏，所有開遮，亦悉本佛制，非敢妄以意裁也。嗚呼！是書之成，乃在今日也耶？今當此乾坤鼎革之際，草昧未寧之秋，白刃凌空，橫尸遍野，居民逃奔山谷，旦夕莫必其命，而予乃力疾作此，何哉？蓋以人知世運之變，其苦為甚，而不知法運之變，其苦為尤甚。世運之變，苦在一時；法運之變，苦在萬劫。一時之苦，禍止殺身；萬劫之苦，禍極三途。以此較彼，豈百千萬億能及其一哉？但人見已然，不能見未然，故於此則驚惶失措，於彼則怡然苟安也。予慨自天啟以來，耆德凋喪，晚進日趨日下，如狂瀾之莫迴，且又妄逞空見，弁髦戒律，不有防之，後將安極？予所以孳孳亟亟，勉成此書，未敢以世難阻也。但思行此書於今之世，正如鼓瑟於齊王之門，不鄙而嗤之則幸矣，況敢望其依而習之乎？雖然，此亦告朔之羊也，或存或去，是在仁者。

旹歲次丙戌冬一陽月朔旦嗣曹洞正宗沙門元賢題於劒津之寶善菴

四分戒本約義目錄

卷一
　戒經序
　四波羅夷法
　十三僧伽婆尸沙法
　二不定法
卷二
　三十尼薩耆波逸提法
　九十波逸提法
卷三
　九十波逸提之餘
　四波羅提提舍尼法
卷四
　眾學法
　七滅諍法
　七佛偈

迴向頌

目錄(終)

No. 718

四分戒本約義卷一

福州鼓山嗣祖沙門　元賢　述

四分者：一、比丘戒；二、比丘尼戒，并受戒、說戒；三、安居自恣等；四、房舍并雜犍度等，故名四分。犍度，此云法聚，即分義也。戒本乃是初分比丘戒中佛制戒之語，半月眾所共誦者也。其源出曇無德部。曇無德，此云法密，部主之號也。先是佛成道後三十八年，赴王舍城國王齋，齋畢，羅睺羅洗鉢，失手墮地，碎為五片。佛云：此表我滅度後，諸惡比丘將我律分為五部也。後佛滅度百年後，有優婆毬多尊者弟子五人，各執己見，果分律為五部：一、曇無德部；二、薩婆多部；三、迦葉遺部；四、彌沙塞部；五、婆蹉富羅部。其古律則摩訶僧祇也。此本傳至唐，凡有四本，宣律師所遵行，乃姚秦陀施耶舍譯本。此本與律少有不同，故後有唐西太原寺僧懷素，仍於律中撮出，俗稱新律。新舊二律，莫敢低昂，請旨欽定，二律并行，即今藏中二本是也。愚詳考之，義實無差，文有少異，今則并用二本參定，非敢妄有增損。

稽首禮諸佛，　及法比丘僧，　今演毗尼法。

令正法久住。

將說戒經，先說此偈，是為說戒之序。律中全文尚多，疑是部主曇無德所說，今省繁就要，不知何人所刪也。首二句歸敬三寶，以求冥加。次二句明說戒之本意。演，宣說也。毗尼，此云律，又云善治，是以律治罪也。令正法久住者，以戒為定慧之洪基，解脫之要道。若不得戒，雖有禪定智慧，悉成魔外。故說戒則正法久住，不說則正法不久住也。

戒如海無涯，　如寶求無厭，　欲護聖法財，

眾集聽我說。

此歎戒德，以勸其聽也。戒法廣大，猶如大海，無有邊涯，其可貴重，猶如珍寶，當勤求之，勿生厭倦，聖法財即成寶也。欲守護此戒，不至喪失，則當常聽此戒，庶常得策勵，而戒可護也。

欲除四棄法，　及滅僧殘法，　障三十捨墮，

眾集聽我說。

此言戒能滅罪，以勸其聽也。戒若有毀犯，當常聽說戒，發露懺悔，則罪可得滅。障謂防障，言可防障而不至於墮也。戒有五篇，今止言三者，舉重以該輕耳。

毗婆尸式棄，　毗舍拘留孫，　拘那含牟尼，
迦葉釋迦文，　諸世尊大德，　為我說是事。
我今欲善說，　諸賢咸共聽。

此言戒乃七佛同制，非後人妄立，故當共聽也。

譬如人毀足，　不堪有所涉，　毀戒亦如是。
不得生天人。　欲得生天上，　若生人中者，
常當護戒足，　勿令有毀損。　如御入險道，
失轄折軸憂，　毀戒亦如是。　死時懷恐懼。

此設喻以示毀戒之害。如人毀足則不可行，毀戒則不能生天人。欲生天人，必須護戒，況入聖道乎。又如御入險道，失轄折軸，則險不可出，毀戒則惡道不可出。臨死時惡相現前，必墮三途，有深懷恐懼而已。是知戒決不可毀也。轄，車軸頭鐵也。

如人自炤鏡，　好醜生欣戚，　說戒亦如是。
全毀生憂喜。　如兩陣共戰。　勇怯有進退。
說戒亦如是，　淨穢生安畏。

此設喻以示說戒之益。如人炤鏡，則自見其好醜，好則欣而醜則戚；說戒則自見其全毀，全則喜而毀則憂。又如兩陣共戰，勇則進而怯則退；說戒則淨者安而穢者畏。喜與安有增進之意，憂與畏有改悔之機，是說戒之益有如是也。

世間王為最，　眾流海為最，　眾星月為最，
眾聖佛為最，　一切眾律中，　戒經為上最。
如來立禁戒，　半月半月說。

前重重誡勸已竟，此乃較量其勝功，以結上文也。小乘律中，以比丘戒為最，故云然。由此戒為最，故如來立此禁戒，使半月半月必說之，所以警策昏怠，而除滅愆尤也。

和合僧集會(答言：僧集和合)，未受具戒者出(有即遣出，答言：未受具戒者已出。無，答言：無未受具戒者)，不來諸比丘說欲及清淨(有依法說。無，答言：無說欲及清淨者)。誰遣比丘尼來請教誡(有依請具。答，無，答言：此處無尼來請教誡)？僧今和合，何所作為(答言：說戒羯磨)？

大德僧聽！今白月十五日眾僧說戒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和合說戒。白如是。

此羯磨軌則也。和合者，律中云：應來者來，應與欲者與欲來，現前人得呵不呵，是名和合。反此名不和合。集會者，律云：當敷坐打揵椎三通，盡大眾俱集一處。未受下，律中白衣沙彌俱不

許聽大僧說戒，聽者得無量罪，故遣之。不來下，律云：比丘若有佛法僧事，及有病看病人，竝聽與欲。與欲者，聽其與人說欲也。惟除結界及鄙事不與欲，與者得罪。其傳欲人在眾中整儀白云：大德一心念！今有某甲比丘，自說清淨無諸障法，為病因緣，如法僧事，與欲清淨。一說便止。誰遣下，佛以尼眾暗昧，又闕于參訪，許半月往僧中請教誡師。其受囑人當于眾中整儀白云：大德僧聽！某處和合比丘尼，差比丘尼某甲，半月頂禮和合僧足，求請教誡。三說已，僧中應為擇教誡師，作白差往。如無堪者，上座應作略教誡法，告囑人云：明日尼來請可不？時報言：昨夜為尼遍請。無堪者。然上座有勅，語諸尼眾：精勤行道，謹慎莫放逸。受囑者如法告于來尼，尼回集眾，宣上座勅已，應合掌聽受，答言：頂戴奉行。禮拜而退。若尼半月不向僧乞教誡師者，犯墮。羯磨，此云作法辦事，乃白眾而作法也。大德下，正羯磨之語。白月黑月者，上半月為白月，下半月為黑月。僧時到，謂當作法之時也。忍聽，謂忍許聽作羯磨也。

諸大德！我今欲說波羅提木叉。諸大德！諦聽，善思念之。若自知有犯者，即應自懺悔；不犯者，默然。默然者，知諸大德清淨。若有他問者，即應如實答。如是諸比丘在大眾中，乃至三問，憶念有罪不懺悔者，得故妄語罪。故妄語者，佛說是障道法。若比丘憶念有罪欲求清淨者，當懺悔。懺悔得安樂，不懺悔罪益深。

此令其憶念有罪而懺悔也。波羅提木叉，此云保解脫，謂持此戒，保任得解脫也。又云別解脫，謂三業七支，因戒防非，別別得解脫也。若有問者，謂此三問之外，別有事當眾審問者，亦當如實而答也。不懺悔得故妄語罪者，以其自知有罪，而故覆藏，雖未有語，亦同有罪說無罪，虛妄不實，是障道法也。結突吉羅。

諸大德！我已說戒經序。今問諸大德！是中清淨不？（三說）。**諸大德！是中清淨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。**

此上通名戒經序，下乃廣說戒相。

諸大德！是四波羅夷法，半月半月說，戒經中來。

波羅夷，此云棄，謂犯此罪者，永棄佛海邊外。

若比丘，共比丘同戒，不捨戒，戒羸不自悔，犯不淨行，乃至共畜生，是比丘波羅夷，不共住。

須提那尊者，因歲饑，領眾往故里乞食。其母屢勸尊者捨道還俗，尊者再三不允。母云：汝既不還，可為種子，使汝種不斷。于時佛未制戒，尊者不知其過，遂諾母命，乃與妻三成其事，後佛知故制。共比丘同戒者，謂共諸比丘同稟具戒也。不捨戒者，

佛言：比丘不樂淨行，聽捨戒還家。捨時，對三寶前，如法三唱而捨。若狂亂心，或對狂亂人前，乃至天龍鬼神，及不解如是語者前，俱不成捨。語而不了了者，亦不成捨。戒羸者，戒多毀犯也。戒多毀犯，便當勇猛懺悔，戒體復完。今又不能懺悔，則惡且日長，必至于犯不淨行矣。不淨行，即淫法也。乃至共畜生者，後因一比丘林中獨居，與一雌獼猴交，他比丘伺見白佛，故兼制之。凡比丘若犯一切男女、人非人、是道非道、有隔無隔，初入如毛頭許，俱得波羅夷罪。方便不入者，偷蘭遮。若有怨家強捉比丘行不淨行，不受樂者不犯，受樂者犯。若比丘教彼比丘行不淨行，彼比丘若作教者，偷蘭遮。不作教者，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波羅夷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俱突吉羅。滅擯，若睡眠無所覺知，及不受樂，一切無有婬欲意者，不犯波羅夷。不共住者，謂犯者不得與清眾共一說戒、共一羯磨也。蓋犯此者，即當滅擯。若有犯不覆藏者，當退位在比丘後、沙彌前，不同一切比丘事，不應授他人戒，不得畜沙彌，不得受他依止，不得教誡比丘尼，當自屈意調伏心行，盡形壽不得離，若證阿羅漢果，方超入大僧位也。

若比丘，在聚落中、若閑靜處，不與物，盜心取，隨不與取法，若為王、王大臣所捉，若殺、若縛、若驅出國：汝是賊！汝癡！汝無所知。是比丘波羅夷，不共住。

檀尼迦尊者，為己造屋，私取平沙王材木，事發被攝。國法：盜五錢當論死。王以比丘故，但呵而遣之。佛知故制：凡物必人與方可取，人不與而以盜心取，則實盜也。隨不與取法者，謂依國王不與取之法而論罪也。凡盜取一切財物值五錢，離本處五尺，犯棄五錢，此土值銀一錢也。若減五錢，偷蘭遮。若欲取而未取者，偷蘭遮。若方便破壞他物，若倚親厚強力而取，若以言辭誑詐而取，若以呪術等力而取，得五錢，俱犯棄。若減五錢，若未得，俱偷蘭遮。若為他人偷渡關稅，作諸方便，皆偷蘭遮。若方便求得五錢，犯棄。不得，偷蘭遮。方便求得減五錢，偷蘭遮。不得，突吉羅。若教他人求五錢，得五錢，二俱犯棄。不得，二俱偷蘭遮。若教他人求減五錢，得減五錢，二俱偷蘭遮；不得，二俱突吉羅。若教人求五錢，受教者得減五錢，二俱偷蘭遮。若方便教人求減五錢，受教者得五錢，受教者犯；棄教者，偷蘭遮。若方便教人求五錢，受教者乃取異物五錢，取者犯；棄教者，偷蘭遮。若方便教人求五錢，受教者謂是使取物，無盜心，取五錢，教者犯；棄受教者，無犯。若教人取物，受教人謂教盜，取得五錢，受教者犯；棄教者，無犯。若有主物有主疑、無主物有主疑、無主物無主疑，取五錢，俱偷蘭遮。若有主物有主

疑、無主物有主疑、無主物無主疑，取減五錢，俱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波羅夷；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俱突吉羅。滅擯，若與想取、若已物想取、若糞掃想取、若暫取想取、若親厚意取，無犯。

若比丘，自手斷人命，持刀與人，嘆譽死、快勸死：咄！男子！用此惡活為？寧死不生。作如是思惟，種種方便，嘆譽死、快勸死，是比丘波羅夷，不共住。

婆裘園，諸比丘習不淨觀，深厭色身，遂欲自殺。時有勿力迦難提比丘，是外道種，持刀入園，比丘倩斷其命，以衣鉢酬之，由是死者相繼。居士見之譏嫌，佛知故制。斷人命者，簡非人也。刀與人者，知他欲自殺，便以刀與之，或以刀與彼，令彼行殺也。嘆譽死者，讚譽其死之善。快勸死者，勸其速死也。咄男子下，正快勸之辭。持刀與人下，皆非自手殺，而心實殺也。凡比丘若自殺，教他殺，使禽獸殺，毒藥殺，或方便坑陷，以至用水火木石等斷其命者，皆犯棄。方便不死者，偷蘭遮。若殺天龍鬼畜生，能變形者，犯偷蘭遮。方便不死，突吉羅。殺畜生，波逸提。方便不死者，突吉羅。若人疑非人，若人作非人想，若非人人想，若非人疑人，殺之，俱偷蘭遮。比丘尼犯者，波羅夷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俱突吉羅。滅擯，若擲刀杖瓦石等，誤殺者，一切無害心而死者，俱無犯。

若比丘，實無所知，而言：我得上人法，我已入聖智勝法，我知是，我見是。彼於異時，若問、若不問，欲自清淨故，作如是說：我實不知不見，言知言見，虛誑妄語。除增上慢，是比丘波羅夷，不共住。

因歲饑乞食難得，佛命隨處安居。時婆裘園比丘竊作方便，希易得故，乃向居士家說我得上人法等。上人法，猶云過人法。聖智勝法，謂聲聞四果四智之法也。我知是，我見是，即指聖智勝法而言。彼於異時下，對人發露之辭。縱能發露，猶結棄罪。除增上慢者，因一比丘恥未得道，妄言已得，後以精進故，證阿羅漢果。疑前妄語犯棄，因白佛。佛為開之。為是增上慢心，故作是說，非虛誑以希利養者比也。凡比丘向人說得上人法等語，前人知者，波羅夷。前人不知者，偷蘭遮。若以手印，若書信，若遣使，若作相，彼知者，波羅夷。不知者，偷蘭遮。若實得道，向不同意人說，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波羅夷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俱突吉羅滅擯。若實得向同意人說，若向人說諸法，而不言我得，不犯。

諸大德！我已說四波羅夷法。若比丘犯一一波羅夷法，不得與諸比丘共住。如前，後亦如是。比丘得波羅夷法，不應共住。

如前，謂如半月前犯者，皆波羅夷。不共住後亦如是者，謂此半月後有犯，皆同此結罪也。

今問諸大德：是中清淨不？（三說）。

諸大德！是中清淨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。

諸大德！是十三僧伽婆尸沙法，半月半月說，戒經中來。

僧伽，此云眾。婆尸沙，此云殘。犯此罪者，已幾于棄，如人為他所斫，而未斷咽喉，僅存殘生，理宜速救也。

若比丘，故弄陰出精，除夢中，僧伽婆尸沙。

迦留陀夷欲心熾盛，乃弄陰失精，佛知故制。後有一比丘夢中失精，疑犯此戒，白佛，佛為除之。凡弄陰未失精者，偷蘭遮。若比丘教他失精，教者，偷蘭遮；若不失，突吉羅。若教餘人，失不失，俱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波逸提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俱突吉羅。若不弄而自失者，不犯。

若比丘，婬欲意與女人身相觸，若捉手、若捉髮、若觸一一身分者，僧伽婆尸沙。

迦留陀夷於房門外，伺諸女人至，引入看房，遂與身相摩觸。佛知故制：若捉手下，皆身相觸也。與一切女人身相觸，一觸一僧殘。若以衣服等觸其身分，偷蘭遮。若以衣服觸衣服者，突吉羅。若與天女、阿修羅女、鬼神女、龍女、畜生女能變形者相觸，皆偷蘭遮。畜生女不能變形者，突吉羅。若與男子相觸，突吉羅。若與二形相觸，偷蘭遮。若人女非人女想、非人女人女想、非人女疑人女，俱偷蘭遮。比丘尼犯者，波逸提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俱突吉羅。若誤相觸，無淫欲意，不犯。

若比丘，婬欲意與女人麤惡婬欲語，隨麤惡婬欲語，僧伽婆尸沙。

迦留陀夷因佛制不得相觸，乃引女人入房，向彼說粗惡婬欲語。佛知故制，隨其語之多少，了了者，一語一僧殘；不了了者，偷蘭遮。若其語在二道之外，不甚粗惡者，偷蘭遮。若天女、修羅女、鬼神女、龍女、畜生女能變形者，及二形黃門向說麤惡語，彼知者，偷蘭遮；不知者，突吉羅。若作手印，若書信，若遣使，若現相，彼知者，偷蘭遮；不知者，突吉羅。向畜生不能變形者說粗惡語，突吉羅。向男子說粗惡語，突吉羅。人女疑非人女，人女作非人女想，非人女作人女想，非人女疑是人女，俱偷蘭遮。比丘尼犯者，偷蘭遮；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俱突吉羅。若向女人說言女身不淨等，不犯。

若比丘，婬欲意，於女人前自嘆身言：大妹！我修梵行，持戒精進，修善法，可持婬欲法供養我，如是供養第一最。如是語者，僧伽婆尸沙。

迦留陀夷因佛制不得向女人說麤惡婬欲語，乃向諸女人自嘆譽其身之德，索欲供養，佛知故制。若向女人嘆身索欲語，了了者，一語一僧殘；不了了，偷蘭遮。若嘆身索供養而不索欲者，若除二道外，令別作供養者，偷蘭遮。若作手印，若書信，若遣使，若現相，彼知者，僧殘；不知者，偷蘭遮。若天女、修羅女乃至畜生女能變形者，向說而了了者，偷蘭遮；不了了者，突吉羅。若手印等，彼知者，偷蘭遮；不知者，突吉羅。向畜生不能變形者，嘆身，突吉羅；向男子歎身，突吉羅。若人女疑非人女，若人女作非人女想，非人女作人女想，非人女疑人女，俱偷蘭遮。比丘尼犯者，偷蘭遮；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俱突吉羅。

若比丘，往來彼此媒嫁，持男意語女，持女意語男，若為成婦事，若為私通，乃至須臾頃，僧伽婆尸沙。

羅閱城有比丘迦羅，善知俗法，嘗為人作媒嫁。城中居士便言：釋子善為媒嫁。比丘白佛，佛為制戒：若比丘自受語，自往彼語，還報者，僧殘；往彼語而不還報者，偷蘭遮。若聞語，往彼說，還報者，僧殘；不還報，偷蘭遮。若作書、遣使、指印、現相往來，皆同罪。若與語而不受，便往彼說，還報，偷蘭遮。若受語，不往彼語，不還報，突吉羅。若不受語，往說，不還報，突吉羅。其還報語，若言：已嫁與他。若言：至餘處。若言：死。若言：賊將去。若言：無。一切偷蘭遮。若言：癩病。若言：癰病。若言：白癩、乾消、顛狂。若言：痔道有瘡及膿出不斷。一切僧殘。若比丘一反媒嫁人女，僧殘。隨媒嫁多少，說而了了者，一一僧殘；若不了了，偷蘭遮。媒嫁畜生，突吉羅。媒嫁男，突吉羅。若比丘持他書往，不看者，突吉羅。若為白衣作餘使命，突吉羅。比丘尼罪同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不犯者，若夫婦離別為還合，若為父母疾患，若繫在獄看書持往，若為信心居士病，若繫在獄看書持往，若為佛法僧塔，若為病比丘看書持往，無犯。

若比丘，自乞作屋，無主、自為己，當應量作。是中量者，長佛十二磔手，內廣七磔手。應將餘比丘往看處所，彼比丘當指示處所，無難處、無妨處。若比丘有難處、妨處，自乞作屋，無主、自為己，不將餘比丘往看處所，若過量作者，僧伽婆尸沙。

佛在耆闍崛山，聽諸比丘自作屋。有一比丘大作屋，繁索信施，施主譏避。又一比丘為自作屋，手砍大樹。彼樹神念：樹被砍，子孫無依。欲打比丘，又恐得罪，來白佛。佛嘆言：善哉！若打持戒比丘，獲罪無量。今恒河邊有一大樹，名娑羅，其神始命終，汝可速往居止。佛因制戒。蓋無主則必乞之於人，自為己則

非為廣眾，豈可廣索財物而過量作屋哉？磔者，張手一跨也。佛一磔手，准今尺一尺六寸。將餘比丘者，將餘知法比丘也。彼比丘即知法者也。難處，謂獅子、虎、狼、盜賊、惡國界、惡國王，下至虫蟻多處是也。妨處，謂有妨礙之處，如田園、屋宅、道路、丘墓等，及尼庵、酒肆、王臣、外道往來遊戲等處是也。若比丘下，結罪。不將餘比丘指示造屋，是一僧殘。過量作，是一僧殘。有難、有妨處，二突吉羅。作而未成者，二偷蘭遮、二突吉羅。若教人作，成者，二僧殘、二突吉羅。教人作而未成者，二偷蘭遮、二突吉羅。為他人作，成者，二偷蘭遮、二突吉羅。作而未竟者，四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偷蘭遮。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若作佛殿、講堂，及為廣眾作，過量者，不犯。

若比丘欲作大房，有主為己作，應將餘比丘往看處所。彼比丘應指示處所：無難處、無妨處。若比丘有難處、妨處作大房，有主為己作，不將餘比丘往看處所者，僧伽婆尸沙。

因闡陀尊者與優填王友善，王欲為作大房。近拘睒彌城有尼拘律神樹，行人車馬往來皆止息其下，尊者往伐作屋，人皆譏嫌。佛知故制作大房，出施主意，過量作無犯。但當請僧指授處所，無難與妨可也。此中無僧指授，是一僧殘；有難有妨，是二突吉羅；作而未成，一偷蘭遮、二突吉羅。若教人作，成者，一僧殘、二突吉羅；未成者，一偷蘭遮、二突吉羅。為他作者，一偷蘭遮、二突吉羅；作而未成者，三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偷蘭遮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俱突吉羅。若王自作者，不犯。

若比丘！以嗔恚所覆故，非波羅夷。比丘以無根波羅夷法謗，欲壞彼清淨行。彼於異時，若問、若不問，知此事無根說：我嗔恚故，作是語。若比丘！作是語者，僧伽婆尸沙。

沓婆摩子尊者，為眾知臥具、房舍、器物，及次第差僧受食。有慈地比丘來，居最下座，所得惡房、惡臥具，次日差受食，又得惡食，便生嗔恚，謂尊者有愛憎心，託妹慈比丘尼，以無根波羅夷謗佛差僧，詰實因制戒。無根者，無見根、無聞根、無疑根也。三者俱無，而妄以波羅夷謗說，而了了者，僧殘；不了了者，偷蘭遮。若手印、書信、遣使、作相等，彼知者，僧殘；不知者，偷蘭遮。除四重外，以非法謗者，結罪亦同。若謗比丘尼，僧殘；謗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俱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僧殘；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俱突吉羅。

若比丘，以嗔恚故，於異分中取片，非波羅夷比丘以無根波羅夷法謗，欲壞彼清淨行。彼于異時，若問、若不問，知是異分中取片，是比丘自言：我嗔恚故作是語。作是語者，僧伽婆尸沙。

即前慈地比丘事，僧以無根治罪，後在耆闍崛山下，見二羊相交，自言羝羊是沓婆摩子，母羊是慈比丘尼，遂復謗言親見其事，非無根也。佛審實，因制戒。異分，猶云他分，言非彼親分也。凡同姓同名同貌而實非者，皆名異分。取片者，於他分中取少分以生謗也。結罪同上。

若比丘，欲壞和合僧，方便受壞和合僧法，堅持不捨。彼比丘應諫是比丘言：大德！莫壞和合僧，莫方便壞和合僧，莫受壞和合僧法，堅持不捨。大德！應與僧和合，歡喜無諍，同一師學，如水乳合，於佛法中有增益安樂住。是比丘如是諫時，堅持不捨。彼比丘應三諫，乃至三諫。捨者，善；不捨者，僧伽婆尸沙。

提婆達多欲殺佛而未能，乃作壞僧法，以誘眾從己。佛因制戒，初句欲壞和合僧，出其本意也。方便受壞和合僧法，言受方便壞僧之法也。方便壞和合僧法，提婆凡有五事：一、盡形乞食，二、盡形著糞掃衣，三、盡形露坐，四、盡形不食酥鹽，五、盡形不食魚肉。此五法似善，而心在壞和合僧，則矯詐也。又凡法說非法，非法說法，律說非律，非律說律，乃至別設因緣，破散僧眾者，皆壞和合僧法也。三諫不捨者，僧殘，以欲壞未壞故。若果壞，則罪同七逆。非止此也，然亦須白四羯磨。作白竟捨者，一偷蘭遮；一羯磨捨者，二偷蘭遮；二羯磨捨者，三偷蘭遮；三羯磨竟，僧殘。若初白未竟捨者，突吉羅。一切未白時，方便欲壞和合僧等，皆突吉羅。若僧為作羯磨時，有比丘教莫捨者，偷蘭遮。未羯磨時教莫捨者，突吉羅。餘四眾人教者，盡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僧殘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俱突吉羅。若破非法非律一切惡友，不犯。

若比丘，有餘伴黨，若一、若二、若三，乃至無數。是比丘語彼比丘言：大德！莫諫此比丘，此比丘是法語、律語。此比丘所說，我等喜樂，我等忍可。彼比丘應諫是比丘言：大德！莫作是說言：此比丘是法語、律語。此比丘所說，我等喜樂，我等忍可。何以故？此比丘非法語、非律語。大德！莫欲壞和合僧，汝等當樂欲和合僧。大德！與僧和合，歡喜不諍，同一師學，如水乳合，於佛法中有增益安樂住。是比丘如是諫時，堅持不捨。彼比丘應三諫，乃至三諫。捨者，善；不捨者，僧伽婆尸沙。

提婆餘黨有四：一名三文陀達多，二名騫荼達婆，三名拘婆離，四名迦留羅提舍。此其黨之上首也，從亦應多。前提婆欲壞和合僧，而清眾屢諫，此邪黨助其所壞，反諫清眾言：莫呵提婆達多！佛聞故制。是比丘下，乃邪黨諫清眾之辭。此比丘指提婆

也。彼比丘應諫下，乃清眾轉諫邪黨之辭。莫欲壞和合僧，出其意也。汝等下，勸其和合也。是比丘下，結罪。白四羯磨捨不捨，結罪同上。餘結罪亦同上。

若比丘，依聚落若城邑住，行惡行，汙他家，亦見亦聞。諸比丘當語是比丘言：大德！行惡行，汙他家，亦見亦聞。今可遠此聚落去，不須住此。是比丘語彼比丘言：大德！今諸比丘有愛，有恚，有怖，有癡，有如是同罪比丘，有驅者，有不驅者。諸比丘諫言：大德！莫作是語言：諸比丘有愛，有恚，有怖，有癡，有如是同罪比丘，有驅者，有不驅者。而諸比丘不愛，不恚，不怖，不癡：大德！行惡行，汙他家，亦見亦聞。是比丘如是諫時，堅持不捨。彼比丘應三諫，乃至三諫。捨者，善；不捨者，僧伽婆尸沙。

起自阿濕婆、富那婆娑二比丘，在鞞連村舍住，行惡行汙他家，自種花木灌溉，摘華作鬘持送與人，教人亦爾。又與女人同坐同飲食，乃至戲咲歌舞行動之際，全無威儀俗皆喜樂。有清淨比丘具威儀者，至彼乞食反不得食。回白佛，佛乃差目犍連、舍利弗領眾往與作擯羯磨。二比丘言：僧有愛恚二尊者。回白佛，佛更遙呵制戒。行惡行，即上種花木等。汙他家有四：一、依家污家，謂比丘向人家得物，與一家不與一家，與者喜不與者嗔。二、依利養污家，謂比丘如法所得利養，與一家不與一家，與者喜不與者嗔。三、依親友污家，謂比丘與王臣友善，護一家不護一家，護者喜不護者嗔。四、依僧寺汙家，謂比丘取僧物，與一家不與一家，與者喜不與者嗔。諸比丘當語下，諫而驅之也。是比丘下，乃犯戒者自遮之辭。有愛故不驅，有恚故強驅，有怖故不敢驅，有癡故不知當驅不當驅，所以犯罪同而驅不驅有異也。諸比丘諫言下，證入其罪也。是比丘下，結罪。白四羯磨，捨與不捨結罪同上，餘結罪亦同上。若為三寶常住，種花木作供養等，不犯。

若比丘，惡性不受諫語，於戒法中諸比丘如法諫已，自身不受諫語，言：諸大德！莫向我說若好、若惡，我亦不向諸大德說若好、若惡。諸大德！且止，莫諫我。彼比丘諫是比丘言：莫自身不受諫語。大德！自身當受諫語。大德！如法諫諸比丘，諸比丘亦如法諫大德。如是佛弟子眾等增益，展轉相諫、展轉相教、展轉懺悔。是比丘如是諫時，堅持不捨。彼比丘應三諫，乃至三諫。捨者，善；不捨者，僧伽婆尸沙。

起自闡陀尊者惡性不受戒，若有諫者便言：大德！莫諫我，我應教汝。且云：我是聖主，得正覺故。佛知故制言：諸大德下，正不受諫之辭。彼比丘諫下，乃諸比丘正諫之辭。是比丘下，結

罪。白四羯磨捨不捨，結罪同上。餘結罪亦同上。若彼言：非法非律。則不受諫者不犯。

諸大德！我已說十三僧伽婆尸沙法，九戒初犯，餘至三諫。若比丘犯一一法，知而覆藏，應強與波利婆沙；行波利婆沙竟，增上與六夜摩那埵；行摩那埵竟，應與出罪。當二十僧中出是比丘罪，若少一人、不滿二十眾，是比丘罪不得除，諸比丘亦可呵。此是時。

此總結前罪也。前九戒，初犯即得僧殘。後四戒，必三諫不捨，方得僧殘。波利婆沙，此云別住，謂諸比丘不與同僧事、同起止也。犯罪者，若覆藏，當隨其覆藏之日多少，強罰行別住法。行別住竟，與六夜摩那埵。摩那埵，此云意喜，謂別住竟，罪將出，歡喜行此行也。又云極苦卑劣行，謂當於晨朝洒掃佛塔僧院，洗僧大小便處。又不得與欲，不得受他人欲，不得比丘前後行，不得受一切人禮拜，不得與人說法論義等，應持破舊衣鉢，應當禮拜大僧云：大德某甲，犯某僧伽婆尸沙，望大德與某甲出罪。行六夜竟，應與二十僧中出罪。若少一人，罪不得出，僧亦得呵也。若犯而不覆藏者，直與六夜摩那埵。

今問諸大德：是中清淨不？（三說）。

諸大德！是中清淨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。

諸大德！是二不定法，半月半月說，戒經中來。

不定者，於三法中不定治，當審實其罪也。

若比丘，共女人獨在靜處、覆處、可作婬處坐，說非法語。有住信優婆夷，於三法中一一法說：若波羅夷、若僧伽婆尸沙、若波逸提。是坐比丘自言：我犯是罪。於三法中應一一法治：若波羅夷、若僧伽婆尸沙、若波逸提。如住信優婆夷所說，應如法治是比丘。是名不定法。

迦留陀夷未出家時，與親友婦齋，優婆夷通。既出家，猶與往來。一日往其家，於屏處同坐，說非法語。有住信優婆夷窺見，白佛，故制。靜處，謂無人處。覆處，謂弗現露處。無人且弗現露，是可作婬處也。住信者，謂住於信，實不妄語也。若者，不定之辭。於三法中，隨住信者，實舉其犯罪之相，俟知律者定罪也。于中行婬者，犯棄。說非法語者，犯僧殘。但同坐而無前二者，犯墮。是坐比丘下，乃犯者領罪之語。若比丘一一自言，當如自言治。若比丘不一一自言，當用覓罪相毗尼治。若比丘先在屏處坐，女人來問訊禮拜者，不犯，但當速遣出。若同坐者，亦犯墮。

若比丘，共女人在現露處，不可作婬處坐，說麤惡語。有住信優婆夷，於二法中一一法說：若僧伽婆尸沙、若波逸提。是坐

比丘自言：我犯是罪。於二法中一一法治：若僧伽婆尸沙、若波逸提。如住信優婆夷所說，應如法治是比丘。是名不定法。

此條犯者、舉者皆同前人，但在不可作婬之處，故無波羅夷，止隨二法治也。

諸大德！我已說二不定法。今問諸大德！是中清淨不？（三說）。諸大德！是中清淨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。

四分戒本約義卷二

福州鼓山嗣祖沙門　元賢　述

諸大德！是三十尼薩耆波逸提法，半月半月說，戒經中來。

梵語尼薩耆，此云捨。波逸提，此云墮。此三十事，皆在衣物上犯罪，當墮覆障燒煑地獄。今制令罰其衣物，向僧中捨，則免墮也。界內僧，或多人，或一人，俱可捨，但不得別眾捨。別眾者，謂四人已上，私出界外，別為一眾也。若向別眾捨，犯突吉羅。既捨衣已，當于眾中乞懺悔。乞已，當請一人為懺悔主，其人須是清淨比丘方可。亦不得遽受懺，必先白眾，白已然後受懺。受懺已，眾中當還此比丘衣。還衣之法有二種：一是即座展轉付還，一是直付還。其所犯之事，或是畜長衣經十日，畜非時衣過一月，畜急施衣過十日，畜長鉢過十日，畜藥過七日，此五事當即座展轉付。又或其人有事欲遠行，不能延至明日者，僧中可問言：此衣捨與誰？答言：捨與某甲比丘。僧即以此衣與之，然後為作白二羯磨，還此比丘衣。若非前五事者，應用直付法，僧中作白二羯磨，直以此衣還之。若是前五事，其人無遠行因緣，可延至明日者，亦作直付還。惟野蠶綿作臥具不可還，應斬碎塗壁及埵，餘皆當還。若捨衣不還者，突吉羅。若有言：莫還。者，突吉羅。若轉與人者，若作別衣用者，或為損壞者，盡突吉羅。

若比丘，衣已竟，迦絺那衣已出，畜長衣經十日，不淨施得畜。若過十日，尼薩耆波逸提。

佛制比丘持三衣不得長。長衣者，長如來八指，廣四指即為長也。時佛座下有六群比丘：一名難陀、二名跋難陀、三名迦留陀夷、四名闡陀、五名馬宿、六名滿宿。此六群皆畜長衣，早晚更換以為莊嚴，佛知故制。衣已竟者，三衣已足也。迦絺那衣，此云慶賞衣，一名功德衣，以九旬安居功德勝故，檀越持新衣慶賀之。此衣五條十隔，七月十六日解制後受。受此衣者，許離衣宿、畜長衣、受別請等，至臘月十五日隨分捨與沙彌等，故云已出。捨過此衣復受三衣，不許離衣宿、不許畜長衣，當作淨施。若不淨施轉貿與人者，捨墮加突吉羅。經十日得畜者，因阿難得貴價衣欲奉迦葉，適迦葉未還，阿難欲畜恐犯此過，乃往白佛。佛問：迦葉幾時回？答云：十日。佛即聽許十日得畜。若一日得衣，二日乃至十日亦得衣畜，至十一日明相出時，俱犯捨墮。比丘尼犯者，罪同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

若比丘，衣已竟，迦絺那衣已出，於三衣中若離一一衣異處宿，除僧羯磨，尼薩耆波逸提。

六群比丘出遊人間，以三衣寄親友比丘，彼比丘為搬晒，他比丘見之白佛，故制。離一一衣異處宿者，於三衣中隨離一衣，即犯捨墮。除僧羯磨者，因一病比丘有事，欲往人間糞掃，衣重不能持，乃白佛。佛為作白二羯磨，結不失衣法，故不犯也。若三衣外離餘衣，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罪同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若明相未出手捉衣，或為事難所拘，或衣在擲石所及處，無犯。

若比丘，衣已竟，迦絺那衣已出，得非時衣，欲須便受，受已疾疾成衣。若足者善；不足者，畜經一月，為滿足故。若過畜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

佛制畜長衣不過十日。有一比丘大衣壞，十日不能辦，故衣不能即捨，乃白佛聽畜一月，為滿足造衣故。非時衣者，謂非施衣之時也。施衣時者，自恣後無迦絺那衣一月，有迦絺那衣五月也。比丘尼犯者，罪同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

若比丘，從非親里尼取衣，除貿易，尼薩耆波逸提。

蓮華色比丘尼，見一比丘著弊衣，起慈愍心，脫己所著貴價衣，易彼衣自著之，來覲佛。佛問：何著弊衣耶？尼以實答。佛言：汝衣滿足，有餘聽施。何以故？婦人著上衣猶有所嫌，況弊衣耶？故為制戒。後諸比丘俱不敢取親里尼衣故，佛更加非親里之言，除貿易者。因祇林中二部得施衣共分，其衣有不宜身者，尼持來與比丘換，比丘不敢換，因白佛。佛為開除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，犯者俱突吉羅。

若比丘，使非親里尼浣故衣，若染、若打，尼薩耆波逸提。

因迦留陀夷與偷蘭難陀比丘尼彼此相看，出不淨污五衣，尼為浣洗，事甚猥[猱- 矛+世] 。諸尼嫌之，白佛故制。後諸比丘不敢使親里尼浣染，佛更加非親里之言。此中使浣染打者，三捨墮。使而尼未浣染打者，三突吉羅。若減一、減二，倣此推之可見。若使非親里尼浣染打新衣者，三突吉羅。若使非親里式叉摩那、沙彌尼浣染染故衣，亦突吉羅。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，俱突吉羅。若病無親里尼，使非親里尼浣染打，若借他衣浣染打者，不犯。

若比丘，從非親里居士、若居士婦乞衣，除餘時，尼薩耆波逸提。餘時者，若比丘奪衣、失衣、燒衣、漂衣，是謂餘時。

舍衛城有一長者，與跋難陀友善。一日至祇園謁之，尊者為說法，大歡喜欲有所施，尊者却之。彼固請云：欲何所須？尊者云：惟當施汝所著衣。彼云：待明日來我家當相與，今入城不可無外飾故。尊者言：且止！我不復須。彼不獲已脫衣別去。入城

時門卒問：何無外衣？訛言：祇園門外被賊劫去。聞者譏嫌，佛聞故制。後諸比丘不敢從親里居士索衣，故更加非親里之言。除餘時者，有比丘夏安居竟來見佛，晝熱夜行被賊劫衣，裸形入城與比丘借衣，見佛故，佛開奪衣、失衣、燒衣、漂衣等時也。比丘尼犯者，罪同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此方從居士索衣，不強取無犯，居士自與者亦無犯。

若比丘，奪衣、失衣、燒衣、漂衣，若非親里居士、居士婦，自恣請多與衣，是比丘當知足受。若過受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

時有多比丘被盜劫，去衣赤身至祇園。諸居士聞知，多持衣來施，有他比丘冒取轉與六群比丘，佛聞故制。自恣請者，自發心盡意請問也。多與衣者，願多施與衣，不限取一取二也。若失一衣不應取，若失二衣餘一衣，若是二重三重四重應擿作，若三衣俱失應知足受，隨居士所與衣受之。若衣細薄不牢者，可取作二重三重四重，當肩上當安緣、或貼障垢膩、或安鈎鈕，過受者捨墮。比丘尼犯者，罪同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

若比丘，居士、居士婦為比丘辦衣價，買如是衣與某甲比丘。是比丘先不受自恣請，便到居士家作如是說：善哉居士！為我辦如是衣價與我，為好故。若得衣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

跋難陀聞一居士夫婦私議為辦衣價，跋難陀以貪好故，即至其家囑辦貴價衣。居士嫌云：我方私議未來恣請，何遽至作是說耶？佛聞故制：得衣犯捨墮，不得衣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罪同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

若比丘，二居士、居士婦，與比丘辦衣價，買如是衣與某甲比丘。是比丘先不受自恣請，到二居士家作如是說：善哉居士！辦如是衣價與我，共作一衣，為好故。若得衣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

跋難陀聞二居士家各與辦衣價，以貪好故，即至二家，囑令合作一衣。彼意謂二家合作一衣，則二家不須增價，而我得好衣，又可免前罪也。二居士交嫌之。佛聞并制：得衣捨墮，不得衣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罪同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

若比丘，若王、若王大臣、若婆羅門、若居士、居士婦，遣使為比丘送衣價。使至比丘所語言：大德！今為汝故送是衣價，可受取。是比丘應語彼使言：我不應受此衣價，我若須衣，合時清淨當受。彼使語比丘言：大德！有執事人不？須衣比丘應言：有！若守僧伽藍民、若優婆塞，此是比丘執事人。彼使詣執事人所與衣價已，還到比丘所言：大德！所示某甲執事人，我已與衣價竟。大德！知時往彼當得衣。須衣比丘當往執事人所，若二反、三反為作憶念，應語言：我須衣。得衣者善；若

不得衣，應四反、五反、六反在前默然住，令彼憶念。得衣者善；若不得衣，過是求得衣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若不得衣，從所得衣價處，若自往、若遣使往，語言：汝先遣使送衣價與某甲比丘，是比丘竟不得衣，汝還取，莫使失。此是時。

跋難陀尊者與一大臣友善，大臣遣使送衣價與尊者，尊者即遣使送一長者收掌之。異時大臣問使言：前所送衣價曾 造衣不？使答言：未造。大臣重遣使問故，尊者聞知疾往長者家取價造衣。長者適有事出門，聞取衣價乃曰：少待回時，今有約，若去遲罰金錢五百。尊者固不允，長者不得已取衣價與之然後去，以遲故罰金錢五百，眾皆譏嫌。佛知故制我不應受者，以佛制比丘不許手受金銀錢等也。合時清淨當受者，如下文得衣者善是也。過求而得捨墮，不得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罪同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

若比丘，雜野蚕綿作臥具，尼薩耆波逸提。

六群作臥具，用野蠶綿至養蠶家買，蠶家云：蠶未熟，少待。彼比丘日待其傍，蠶家以急故，日曝蚕繭、蚕蛹，煩熱作聲。居士見之譏嫌，佛聞故制：成者捨墮，未成突吉羅。教他作者亦爾。為他人作，成不成俱突吉羅。若僧中捨時，應以斧砍碎，和泥塗壁及埵。比丘尼犯者，罪同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若得已成者，不犯。

若比丘，以新純黑羯羊毛作臥具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

毗舍離城諸年少邪婬多欲，以純黑羯羊毛作氈被體，夜行使人不見。六群效之，亦以純羯黑羊毛作臥具。諸年少見而嫌之云：我等好婬故作，此比丘亦好淫耶？佛聞故制：羯羊，胡羊也。成不成等，結罪同上。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，俱突吉羅。若得已成者，不犯。

若比丘！作新臥具，應用二分純黑羊毛、三分白、四分牦。若比丘！不用二分黑、三分白、四分牦，作新臥具者，尼薩耆波逸堤。

六群比丘以純白羊毛作新臥具，居士見之譏嫌，謂如王、如大臣等。佛聞故制。牦音忙，黑白雜色牛也。俗本作彣，非是。今依藏本正之。成不成，結罪同上。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，俱突吉羅。若得已成者，不犯。

若比丘，作新臥具，應六年持。若減六年，不捨故，更作新者，除僧羯磨，尼薩耆波逸提。

六群比丘多畜臥具，不捨故常營新者，佛知故制。除僧羯磨者，時有一病比丘欲有所往，以舊具重難持白佛。佛為作白二羯磨，

許重作，成不成結罪同上。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，俱突吉羅。若得已成者、若捨故更作者，不犯。

若比丘！作新坐具，當取故者，縱廣一磔手揲新者上，用壞色故。若比丘！作新坐具，不取故者，縱廣一磔手揲新者上，用壞色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

佛一日不受請，遣諸比丘受請。佛常規：比丘受請後，徧探諸房，見故坐具處處狠藉，乃制用壞色。故者以舊具色壞，取揲新者之上，則可壞新者之色，而舊者亦得所用也。成不成，結罪同上。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，俱突吉羅。或他人已成者，無犯。無舊具者，亦無犯。

若比丘，行道中得羊毛，須者應取。若無人持，得自持行三由旬；若無人持，自持過三由旬，尼薩耆波逸提。

跋難陀行路中，多得羊毛貫杖頭行，俗見譏嫌，謂如販羊毛客。佛知故制，一由旬四十里也。無人持自持，若過三由旬捨墮。若有人持，比丘於此中間不得助持，助持者突吉羅。若令比丘尼、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持過三由旬，突吉羅。除羊毛，持他物過三由旬，亦突吉羅。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，俱突吉羅。若擔衣帽革屣等無犯。

若比丘，使非親里尼浣、染、擘羊毛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

六群比丘使憍曇彌比丘尼浣、染、擘羊毛，因覲佛。佛見其手黑，問故，尼以實對，因制使非親里尼浣、染。前已有制，今重制擘羊毛。擘者，分折揀理之也。浣、染、擘俱犯三捨墮，犯二則二捨墮，犯一則一捨墮。使而未浣、染、擘者，三突吉羅。餘可知。若使非親里式叉摩那、沙彌尼者，俱突吉羅。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，俱突吉羅。若為病人、為眾僧，不犯。

若比丘，自手取金銀、若錢、若教人取、若置地受、若口可受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

跋難陀到居士家，居士以錢買食與難陀，難陀不願食，秖手索取錢持寄市肆，為俗譏嫌。佛知故制置地受者，因手不受乃令置地受也。口可受者，雖手未受而口言受也。凡施金銀錢等不應手受，應送至守園人或優婆塞，謂之作淨。彼人取已還送，比丘當受，勅淨人掌之。若彼人不還，應令餘比丘語言：佛教為淨故與汝，應還彼比丘物。或餘比丘不語者，當自往語言：佛教為淨故與汝，應還我物。今可與僧、與塔、與和尚、與阿闍黎等。或不聽者，可告本主取回，莫失彼信施。若如是作法者無犯。若比丘不語，彼人知是看是者，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罪同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若為作屋求林木，或道路中為糧故持金銀等，或令淨人持，俱無犯。

若比丘，種種賣買金銀寶物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

跋難陀往市肆上以錢易錢，諸居士見之譏曰：釋子以錢易錢，善能賣買。佛知故制易，成者捨墮，不成者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罪同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若以錢易物為佛法僧者，不犯。

若比丘，種種販賣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

跋難陀路行不乞食，以生薑易食。既去，舍利弗來乞食，食家索飯價，舍利弗云：我比丘不易食。彼云：向者跋難陀尊者來，以生薑易食。大德！何言不易食耶？又一外道得貴價衣，自念：何用此貴衣為？當與人貿之。遂往祇園，適跋難陀打染故衣如新，便與易之。後知是故衣，因返歸跋難陀，索其原衣。跋難陀不肯，相與爭直。佛聞故制，前條但制金銀寶物，此條兼制一切雜物。凡出物與俗人相貿易，並得此罪。易成者捨墮，易未成者突吉羅。若與出家五眾人貿易者，若使淨人貿易者，俱不犯。若有悔者應還，不還者亦捨墮。比丘尼犯者，罪同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

若比丘，畜長鉢不淨施，得齊十日。若過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

跋難陀多畜鉢，居士見之譏嫌，佛聞故制。後阿難得貴價鉢欲奉大迦葉，迦葉因出行未回畜，恐有犯，往白佛。佛問：幾時回？答云：十日。佛遂開十日。若一日得鉢，二日三日又得鉢，乃至十日得鉢，畜至十一日明相出，盡捨墮。蓋秖計前一日至十日也。若此長鉢不捨，將貿易餘鉢者，一捨墮一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罪同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若受寄鉢不犯。

若比丘，畜鉢減五綴不漏，更求新鉢，為好故。若得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彼比丘應往僧中捨，展轉取最下鉢與之令持，乃至破應持。

跋難陀鉢破，入城至居士家乞鉢，居士買與之。復多歷居士乞，亦得鉢。後一日諸居士集在一處，偶言及此，各說買鉢與跋難陀。居士俱嫌之，佛聞故制。綴者，補也。凡五綴而不漏，亦可受持。漏者，應別求鉢。若不滿五綴又不漏，而更求新者，犯捨墮。滿五綴不漏，更求新者，突吉羅。綴者，鐵鉢用錯鐵末以油和之，在鐵碗內以鐵鎚熟研，方用塞孔，即以微火燒之使硬。若粗澁，以油塗如法熏之。若瓦鉢用石末，亦如前法。又方，鐵、瓦二鉢有漏者，用沙糖和泥塞孔，以火乾炙令堅固，即不漏也。比丘尼犯者，罪同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若他人施者、若自價買者，不犯。

若比丘，自乞縷線，使非親里織師織作衣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

跋難陀欲縫僧伽黎，入城乞線仍處處乞，以線多故令織三衣，自手牽緵。督織居士見之譏嫌，佛聞故制：織師是親里，與線者亦

親里無犯。若織師非親里，與線者親里犯。若織師親里，與線者非親里亦犯。若比丘自看織、若自織、若自作繀者，皆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罪同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俱突吉羅。

若比丘，居士、居士婦，使織師為比丘織作衣。彼比丘先不受自恣請，便往織師所語言：此衣為我作，與我極好織，令廣大堅緻，我當多少與汝價。是比丘與價，乃至一食直。若得衣，尼薩耆波逸提。

一居士持線與織師，織衣與跋難陀，付線訖即他往。難陀即至織師所令好織，織師云：線少。難陀遂往居士家更索線，又云：價少。復云：當益汝價。居士回問前事，居士婦白如上，居士因嫌之。佛聞故制：得衣捨墮，不得衣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罪同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

若比丘，先與比丘衣，後嗔恚，若自奪、若使人奪取：還我衣，不與汝。是比丘應還取衣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

跋難陀有一弟子善能勸化，難陀喜之，約與同遊。因與衣，有他比丘私與弟子說：難陀非法非律，勿可從遊。弟子因却之。難陀憤，奪取所與衣。弟子高聲言：莫爾！莫爾！佛聞故制：奪衣離本處捨墮，未離本處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罪同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若借他衣不還，奪取無犯。若彼人破戒、破見、作諸不法事應擯者，奪取無犯。

若比丘，畜酥、油、生酥、蜜、石蜜，齊七日得服。若過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

比丘秋月患風疾及瘡疥，佛聽許畜五種藥。先制不許非時服，因病不愈乃許非時服。又佛與眾遊摩竭國，時畢陵伽婆蹉在此城久住，知識多大得供養。若酥油等積滿大甕臭穢狼藉，居士見之譏嫌。佛聞故制：凡一日得藥，二日又得藥，乃至七日又得藥，俱當淨施。若至八日明相出時，俱犯捨墮。若以藥轉貿他藥者捨墮，加一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罪同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若至七日，捨與他比丘食之。若未滿七日，當還彼比丘，用塗脚、塗戶響、燃燈。若過七日，酥油、塗戶響及脚蜜、石蜜與守園人。

若比丘，春殘一月在，當求雨浴衣，半月應用浴。若比丘，過一月前求雨浴衣，過半月前用浴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

毗舍佉母設齋供佛及僧，因遣婢求唱時到。時天正大雨，佛聽比丘冒雨浴，皆裸形雨中。婢見之，歸白母言：祇園無比丘，俱是裸形外道。母知其故，令再請，佛即赴請。齋畢，毗舍佉母請施雨浴衣，佛即聽許。後六群比丘春夏冬常求雨浴衣，轉作餘用，仍裸形而浴。佛知故制。春殘一月在者，當此土三月十六日也。

半月應用浴者，當此土四月一日也。若先時而求，先時而用者，皆捨墮。應用而不用者，突吉羅。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，俱突吉羅。若捨雨浴衣，後更作餘用者，不犯。若無雨浴衣，不着而浴者，不犯。

若比丘，十日未滿夏三月，若有急施衣應受，受已乃至衣時應畜。若過畜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

時舍衛有民叛違，王遣大臣征之，大臣欲設供施衣而後往。時尚有十日安居未滿，諸比丘不敢受衣，乃白佛故制。急施衣者，有事急施，不能待至安居竟日也。乃至衣時應畜者，謂得畜至受衣之日，以佛制安居竟日方受衣也。過畜即是長衣，故犯捨墮。比丘尼犯者，罪同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若有賊難及失衣等緣，過前受者不犯。或受寄衣，過後畜者不犯。

若比丘，夏三月安居竟，至八月十五日滿已，阿蘭若在迥遠有疑恐怖畏難處，比丘在如是處住，於三衣中若留一一衣置村舍內，及有因緣離衣宿，乃至六夜。若過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

比丘安居後各往阿蘭若處住，被賊劫去衣物且被打傷，皆來祇園中住，故佛制許留一一衣於村舍中離衣而宿。後六群比丘遂以三衣寄親友家久遊不歸，佛聞更制六夜，過六夜至明相出捨墮。夏三月安居竟者，夏安居以四月十六日始，至七月十五日竟也。八月十五日滿者，西域一年分三時，每時四月，故至八月十五日夏滿也。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，犯者俱突吉羅。若有事緣拘阻者，雖過六夜不犯。

若比丘，知是僧物，自迴入己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

一居士欲設齋供佛與僧兼施衣，跋難陀聞知即往其家語言：眾僧俱富不必施衣，但施食可也，衣可施我。居士信之，至明日眾僧應供威儀具足，居士見之大聲曰：悔不與眾僧衣。眾問言：是難陀之故。佛知故制：凡僧物不問輕重大小，迴入己者捨墮。若物許僧轉與塔、許塔轉與僧、許現在轉與十方、許十方轉與現在、許僧轉與尼、許尼轉與僧，皆突吉羅。若已許疑未許、若未許作許想、若未許疑已許，犯者俱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罪同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若知其許少勸與多、許少人勸與多人、許惡人勸與善人者，無犯。不知其許者，無犯。

諸大德！我已說三十尼薩耆波逸提法。今問諸大德！是中清淨不？(三說)。

諸大德！是中清淨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。

諸大德！是九十波逸提法，半月半月說，戒經中來。

波逸提，此云墮。前三十皆在衣鉢上犯罪，故令捨所犯之物以求懺，名捨墮。今九十但在言行上犯罪，無物可捨，故直言墮也。

若比丘，知而妄語者，波逸提。

因象力比丘與諸梵志論議，設不如時便自違反前語，於眾僧中問亦復違反前語，為眾所呵，佛知故制。知而妄語者，謂不見言見、見言不見，不聞言聞、聞言不聞，不觸言觸、觸言不觸，不知言知、知言不知，乃至不疑言疑、疑言不疑等。於眾中言而了了者，波逸提。不了了者，突吉羅。說戒時乃至三問，憶念有罪而不說者，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罪同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或有方便為作利益而言者，不犯。

若比丘，種顫毀訾比丘者，波逸提。

因六群斷事，以種顫罵諸比丘，使諸比丘慚愧忘前失後不得語，佛聞故制種顫。毀訾者，或言其種姓之卑劣、或言其伎術之鄙陋、或言其多犯罪惡等語，而了了者波逸提，不了了者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罪同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或失口說者、或為親厚故說者、或為教授故說者、或為法為律故說者，俱不犯。

若比丘，兩舌語者，波逸提。

因六群傳此屏處語向彼說，復傳彼屏處語向此說，由是眾中未有鬪諍而生鬪諍，已有鬪諍不得除滅。佛聞故制：比丘兩舌鬪亂，在家、出家一切眾中說而了了者，波逸提；不了了者，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罪同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若破惡知識、破惡伴黨、破方便、壞僧者、破非法非律羯磨者，俱不犯。

若比丘，與女人同室宿者，波逸提。

阿那律尊者，因遠行至無僧住處入村寘宿，惟一婬女家常宿客，尊者往求宿，婬女令住門下屋。繼而一長者亦來求宿，彼長者僕從多逼近尊者，婬女乃令進己房宿，尊者入房敷臥具跏趺而坐。初夜女婬心起，來尊者邊求成婦事，尊者默然不答，至後夜亦如是。女便脫衣近之，尊者涌身空中，女慚愧懺謝，尊者還本座為其說法，女求授歸戒。明日回白佛，故制：女人同室宿者，隨脇著地波逸提，隨轉側波逸提。晝日婦人立、比丘臥者，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罪同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若婦女與比丘前後至總不知者，不犯。或病臥不能起、或為事難所狗者，不犯。

若比丘，與未受大戒人共宿，過二夜至三夜曉者，波逸提。

六群中一人，與諸長者在講堂共宿，放意熟睡轉側露形，隣比丘以衣覆之。少時復露，隣比丘復以衣覆之。尋復轉側而形起，諸長者大咲調弄，時諸比丘皆慚愧。佛聞故制。時羅睺羅未受大戒，為眾遣出無所容，乃往廁中宿。佛知往廁中，引歸己房共宿一夜，乃更制共二宿。若至三宿明相未出，當避去。不避去者，波逸提。比丘尼犯者，罪同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若未受大戒

人，與比丘先後至，總不知者，不犯。若行、若立、若坐、若病臥、或為事難所拘者，不犯。

若比丘，與未受大戒人共誦者，波逸提。

六群與諸長者共在講堂誦佛經，語聲高大如婆羅門，讀書聲亂。諸坐禪者因白佛，故制。共誦者，謂兩人共誦一句，不前不後者，犯波逸提。比丘尼犯者，罪同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凡誦者，必一人說竟一人方說，師若不教言：我說竟汝方說。者，師得突吉羅。若二人同業同誦者，不犯。

若比丘，知他比丘有麤惡罪，向未受大戒人說，除僧羯磨，波逸提。

時有比丘行波利婆沙、摩那埵，在下行坐。六群比丘語白衣言：汝等知如許人在下行坐者不？白衣報言：不知。六群語言：此等犯如是事，如是事故，眾僧罰使下行坐。諸比丘聞之，慚愧白佛。故制麤惡罪者，波羅夷、僧伽婆尸沙也。說了了者，波逸提；不了了者，突吉羅。除麤惡罪，若以餘罪向未受大戒人說者，突吉羅。自犯粗惡罪，向未受大戒人說者，突吉羅。除僧羯磨者，爾時舍利弗為眾作羯磨，差往王眾中、臣民眾中說調達過惡，聞佛制戒，疑犯此罪，故佛為除之。比丘尼犯者，罪同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若白衣先已顯聞此麤惡罪者，不犯。

若比丘，向未受大戒人說過人法，言：我知是，我見是。知見實者，波逸提。

婆裘園比丘向人說得過人法。佛言：真實得者，猶不得向人說，況不實耶？乃制戒。過人法者，謂過出五陰、六入、十八界之法，即禪定、智慧、解脫等法也。知見實者，謂實知實見，非虛誑也。說而了了者，波逸提；不了了者，突吉羅。若作手印，若書信，若作相，令彼知者，波逸提；不知者，突吉羅。若向受大戒人非同意者說，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罪同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若增上慢，若實得向同意比丘說，或但說過人法而不言我得，俱無犯。

若比丘，與女人說法，過五、六語，除有知男子，波逸提。

迦留陀夷詣一長者家，在姑前與婦耳語。姑怪問，婦云：與我說法。姑云：若說法，當高聲說，令我等聞。云何乃耳中獨語耶？佛聞故，制說法過五六語。五語謂五蘊無我，六語謂六根無常。若有智男子在傍，則雖過不犯。過而了了者，波逸提；不了了者，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罪同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若說五戒、八關齋、八聖道、十善道、十不善道及問疑義，雖無知男子得為說，若不解得為廣說，俱不犯。

若比丘，自手掘地，教人掘地者，波逸提。

六群為佛修治講堂，自手掘地，又教人掘地言：掘是！置是！長者見而譏嫌，佛知故制掘地，但動土即波逸提。若打橛入地，若地上燃火，俱波逸提。若使淨人掘地，應言：知是！看是！不教者，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罪同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若曳竹木動土，若取牛糞，取崩岸土、鼠壤土，若除經行處土，若除屋內土，若杖築地，若不故掘，一切不犯。

若比丘，壞鬼神村者，波逸提。

曠野比丘修治屋舍，自手砍樹，佛聞故制。鬼神村者，一切草木是。以草木為鬼神之所棲，故名村。若砍伐，則壞其村而無所捿也。凡一切草木，若生作生想，自伐教人伐，或樹上打橛乃至火燒，盡波逸提。若斷多分生草木，波逸提。若生作非生想，若非生作生想，或疑生或疑非生，皆突吉羅。半生半枯者，突吉羅。若使淨人伐，不教知是看是者，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罪同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若斷枯草木，若于草木上曳竹木等，無犯。

若比丘，妄作異語惱他者，波逸提。

闡陀比丘有罪，諸比丘問之，即以餘語答言：汝向誰說？為說何事？為論何理？為我說？為餘人說？誰人犯罪？罪由何生？我不見罪。佛知，令作單白羯磨，名異語。後闡陀因佛制不得作異語，便觸惱眾僧，喚來不來、不喚來便來、應起不起、不應起便起、應語不語、不應語便語。佛知，更為作單白羯磨，名觸惱。若未白前犯者，突吉羅。已白後犯者，波逸提。比丘尼犯者，罪同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若重聽不解前語者，或小語、疾語不解者，或作非法事者，乃至種種事難喚不來等，不犯。

若比丘，嫌罵者，波逸提。

沓婆摩羅子為僧知臥具及差僧受食，時慈地比丘於屏處譏其有愛憎心，眾諫之，即報言：我不面說，但屏處譏嫌耳。佛知，為制嫌責。後猶嫌之不已，眾又諫之，即報言：我不嫌，但罵耳。故佛更制嫌罵。說而了了，波逸提；不了了，突吉羅。若受教罵者，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罪同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若比丘實有如是惡，如法發露令他悔者，不犯。

若比丘，取僧繩床、木床、臥具、坐褥，露地敷、若教人敷，捨去，不自舉、不教人舉，波逸提。

十七群比丘取僧坐具在露地敷坐，至食時到，不收坐具，便往赴齋。坐具為風塵土坌，蟲鳥汙穢，佛知故制。言取僧者，凡物已捨入僧，謂之僧物，乃大眾常住之物也。若取僧繩床等露地敷，去時當舉向知事人及餘比丘，或舉着不破壞處，若竟去不舉者，波逸提。若去一足在門內，一足在門外，未去者，突吉羅。若二人共坐一繩床，下座當收，而下座擬上座收，上座亦擬下座收，

卒二俱不收，俱波逸提。下座以非威儀加，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罪同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若有事難不能收者，不犯。十七群者，羅閱城有諸童子，自十二至十七歲同來出家，自為一群也。

若比丘，於僧房中敷臥具，若自敷、若教人敷，若坐、若臥，去時不自舉、不教人舉，波逸提。

有客比丘來，在邊房中敷臥具宿，後去不收，亦不語舊住比丘，致具爛壞。佛聞故制：凡客去當語知事人，或無人可舉，置不壞處。若竟去不收者，出界外波逸提。若一脚界內、一脚界外未去者，突吉羅。若有事急出不即還，二宿在界外，至第三宿明相未出時，當自往還房中舉，或遣人來語知事人令掌護。若不爾者，波逸提。比丘尼犯者，罪同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若為事難所拘者，不犯。

若比丘，知先比丘住處，後來強於中間敷臥具止宿，念言：彼若嫌迮者，自當避我去。作如是因緣，非餘、非威儀，波逸提。

六群與十七群同道行，至無僧住處，十七群語六群言：汝等上座應先求住處。六群答言：汝自去，我何預汝事？十七群即先往求住處敷臥具，六群後來，倚上座臈而爭次第，十七群不肯，六群遂於中間敷臥具，十七群高聲言：諸尊莫爾！諸尊莫爾！佛聞故制：比丘尼犯者，罪同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若先不知者，若寬廣不相礙者，若病倒地，若為事難所拘，不犯。

若比丘，嗔他比丘，不喜僧房舍內，若自牽出、若教人牽出，波逸提。

六群與十七群同道行至小住處，十七群亦如前語六群，六群亦不理。十七群先往洒掃房舍敷好臥具，六群知已抵暮而入，爭其次第令彼移去。十七群不肯移，遂嗔強牽出房。佛聞故制：隨所牽人多少、隨出戶多少，波逸提。若牽多人出多戶、多人出一戶、一人出多戶，俱多波逸提。若牽一人出一戶，一波逸提。若持他物出著戶外，突吉羅。若閉他著戶外，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罪同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若未受大戒人共宿至三夜，明相未出時牽出者，若破戒、破見、破威儀，為他所舉、為他所擯者，牽出俱無犯。知是黃門、二根人，牽出亦無犯。

若比丘，若房、若重閣上，脫脚繩床、木床，若坐、若臥，波逸提。

比丘在重閣上住坐，脫脚床缺，於安詳床脚脫，打閣下比丘至令身血出，佛聞故制。脫脚床者，床脚可脫下者也。比丘尼犯者，罪同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若坐非脫脚者，不犯。

若比丘，知水有虫，若自澆泥、若草、若教人澆者，波逸提。

闡陀比丘起大房屋，以虫水澆泥，諸長者以無慈損生嫌之。佛聞故制：若蟲水有虫想，波逸提；虫水疑無虫，突吉羅。無虫水有虫想，突吉羅；無虫水疑有虫，突吉羅。若酪漿、若酒、若醋、若漬麥漿、若有虫者，用澆泥草、若教人，俱波逸提。比丘尼犯者，罪同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若虫水當用細疊作囊，漉過取用無犯。若漉囊三重而更有虫者，此處僧不應住，以傷生重故。

若比丘，作大房舍，戶、扇、窓、牖及餘莊飾具，指授覆苫，齊二、三節。若過，波逸提。

闡陀比丘作大房舍，覆有餘草，復更重覆屋上，重故遂至摧折，諸居士見之譏嫌。佛聞制戒，凡覆屋至第三節未竟時，便當去到不見不聞處。若不去者，波逸提。若捨見處至聞處，捨聞處至見處，俱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罪同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若有事難所拘，不能至不見不聞處者，不犯。

若比丘，僧不差，教授比丘尼者，波逸提。

六群比丘教授比丘尼，不說正法，但說世諦雜事。大愛道比丘尼來白佛，佛言：今當僧中擇堪教授比丘，作白二羯磨，差往教授比丘尼。六群不得差，便出界外，更互相差教授比丘尼。大愛道重來白佛，佛乃制戒。僧差者應作白云：大德僧聽！若僧時到僧忍聽，差某甲比丘教授比丘尼。白如是。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教授比丘尼。誰諸長老忍僧差某甲比丘教授比丘尼者默然，誰不忍者說。僧已忍差某甲比丘教授比丘尼竟。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。

若比丘，為僧差教授比丘尼，乃至日暮者，波逸提。

難陀尊者為眾所差，教授比丘尼。尊者說法好音聲，尼眾樂聞，遂至日暮。時尼眾出祇園往舍衛城，城閉已閉不得入，即依門外城塹中宿。晨旦開門入城，諸長者見之皆言：尼在祇園中宿。佛聞故制：凡教授尼應日未暮便止，至日暮者波逸提。若為餘婦女誦經受經、若問餘事，至日暮者突吉羅。若日暮作不日暮想者突吉羅。若在他處為眾說法，尼來聽者不犯。

若比丘，語比丘如是言：比丘為飲食故，教授比丘尼。者，波逸提。

六群比丘不得差教授比丘尼，便生嫉妒謗。諸教授者無有真實，但為飲食。佛聞故制：說而了了者，波逸提；說而不了了者，突吉羅。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，俱突吉羅。若其事實爾者，無犯。

若比丘，與非親里比丘尼衣，除貿易，波逸提。

有一比丘乞食，威儀具足，尼見起敬，數數請彼，彼不受請。一日祇園分衣，比丘得衣出門，適尼至，比丘以衣與之，意在酬彼前敬，料尼必不受，尼竟受之。比丘數數告人，責此尼不當受我衣，佛聞故制。後比丘不敢與親里尼衣，故佛加非親里之言。又祇園得衣，二部共分，或尼得僧衣，持來貿易，僧不敢易，故更加，除貿易也。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

若比丘，與非親里比丘尼作衣者，波逸提。

迦留陀夷為比丘尼作衣，乃為作男女行婬像。及尼來取，即襞衣與之，語言：此衣不得妄解披着，亦莫示人。若受請白時到，當着此衣在尼後行。尼一如所教，諸居士見皆譏咲。佛聞故制：若為尼作衣，隨裁多少，一針一線，皆波逸提。若為熨治、續線等，突吉羅。後諸比丘不敢為親里尼作衣，白佛故加非親里之言：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，俱突吉羅。

若比丘，與比丘尼在屏處坐者，波逸提。

迦留陀夷一日往至偷蘭難陀比丘尼所，共在門外屏處同坐。居士見之譏嫌，佛知制戒。屏處者，有所隱蔽之處，可以容私，故犯波逸提。若盲而不聾、若聾而不盲，突吉羅。若立住者，突吉羅。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，俱突吉羅。

若比丘，與比丘尼共期同道行，乃至村間，除餘時，波逸提。餘時者，伴行有疑恐怖處，是謂餘時。

六群比丘與六群比丘尼同遊人間，諸居士見之譏嫌。佛知，制戒：若期同道行，至村間分齊處，隨界多少，皆波逸提。若無村空處行，至十里，波逸提。若減十里，突吉羅。若多村同一界行，突吉羅。若期往而未往者，突吉羅。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，俱突吉羅。後有比丘不敢與尼同行，尼在後行被賊劫，佛乃開餘時。餘時者，謂有大伴行處，或疑有賊盜處，或實有賊盜恐怖處，皆許同道行，不犯。又不期而同行者，亦不犯。

若比丘，與比丘尼同乘一船，上水、下水，除直渡者，波逸提。

六群比丘與六群比丘尼同乘一船上水，下水居士見之譏嫌。佛知制戒，若入船，俱波逸提。若一脚上船、一脚在地，欲入而未入者，突吉羅。若期共往而未往者，突吉羅。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，俱突吉羅。除直渡者，後因比丘與尼俱欲渡恒河，比丘不肯與尼同渡，尼不得渡，在岸邊被劫，故佛開除直渡。若不期而同船者，不犯。或有事難者，不犯。

若比丘，知比丘尼讚嘆教化因緣，得食食，除施主，先有意，波逸提。

有一居士請舍利弗、目犍連齋，適偷蘭難陀比丘尼來彼家，問：請誰？報言：請舍利弗、目犍連。尼言：此盡是下賤人，若先語我，當為請龍中之龍。士問：龍中龍是誰？尼乃舉六群比丘。頃舍利弗等至，尼便言：龍中龍已至。居士遂呵責言：何前言下賤人，後言龍中龍？今後不許復來我家。蓋此尼實為六群勸化取供養者也。舍利弗等歸白佛，故制。後有長者先有意供養黎師達，及黎師達到，有尼報知，長者乃設齋。黎師達聞知是尼報，不敢食，白佛，佛為開除。凡知是尼教化者，波逸提。疑是尼教化者，突吉羅。不教化教化想，突吉羅。不教化疑教化，突吉羅。教化得襯體衣、燈油等，突吉羅。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，俱突吉羅。若不知、若比丘尼自作供養、若施主令尼經營，俱不犯。

若比丘，與婦女共期同道行，乃至村間，波逸提。

毗舍離國女嫁與舍衛國人，一日與姑共諍，逃回本國，道遇阿那律，求同行，阿那律許之，遂同行。後其夫追至，語言：何故將我婦逃走？遂打阿那律幾死。佛聞制戒，共期同行，隨眾多界分齊，一一波逸提。若無村空處行十里，波逸提；若減十里，突吉羅。共村里一界共行者，突吉羅。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，俱突吉羅。若先不共期，若事須往彼得安隱，若為勢力所持，俱無犯。

若比丘，施一食處，無病比丘應受一食。若過者，波逸提。

有村中無僧住處，諸居士為比丘作住處往來者，常聽一食。六群比丘到彼得食，遂數數受食不去，居士譏嫌。佛聞制戒後，舍利弗有病，一食強行，病遂增劇，佛乃開病。比丘若無病而過受食，咽咽波逸提。食已更受襯衣、燈油等，加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罪同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若施主留食，或明日受彼人食，或道路上有阻，或為勢力所持者，無犯。

若比丘，展轉食，除餘時，波逸提。餘時者，病時、施衣時，是謂餘時。

佛同千二百五十人，遊行阿那頻頭國。有沙瓮婆羅門，以車載飲食隨佛後行，俟無供日設供。隨日既久，無有缺供之日，乃見阿難，道其本意言：今供不及設，離家日久，欲將車載飲食布在道中，乞佛及僧腳踏而過，即為供養。阿難止之，為白佛。佛聽清旦作粥供眾，使食後受請。時婆羅門復以酥油餅供眾，佛俱聽受。後諸居士聞知，各送粥及餅。有一大臣設食請僧，諸人先食美粥已飽，到大臣家不能多食，大臣嫌之。佛為制：不許食稠粥，然後赴請。又一樂師請食時，正節會日，諸人持飯麨乾餅等，至祇園供僧。僧食已飽，往樂師家受請，不能多食，樂師亦

嫌之。佛乃制戒：若僧次請或別請，其日偶有二處請當捨：一與他比丘，自受一處。若不捨而展轉食者，波逸提。若不捨前請而受後請者，波逸提。若不捨後請而受前請者，突吉羅。後有病比丘，不能一食飽再食，恐犯展轉食。又有一居士，欲設供施衣，其日已有先請。二俱白佛，佛為開之。施衣時者，僧自恣竟，無迦絺那衣一月，有迦絺那衣五月也。比丘尼犯者，罪同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

四分戒本約義卷二

福州鼓山嗣祖沙門　元賢　述

九十波逸提之餘。

若比丘，別眾食，除餘時，波逸提。餘時者，病時、施衣時、作衣時、道行時、船行時、大眾集時、沙門施食時，是謂餘時。

提婆達多教人害佛，復教阿闍世王殺父，惡名流布利養斷絕，乃與其黨三聞陀羅達多、騫駄達婆、拘波離、迦留羅提舍五人家家乞食。佛聞故制：別眾食者，四人已上即犯。比丘尼犯者，波逸提。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。後有病比丘，有請食處不得食。有一比丘自恣竟作衣時，諸居士設食不敢食。又有一居士設食兼施衣，比丘不敢食。有諸居士同諸比丘同道行，居士與食不敢食，乃入村乞食為賊所刼。又船行亦爾。有大眾比丘遊行到一小村，居士作食，比丘不敢食。有瓶沙王姊欲為外道沙門，王令入祇園設食，眾不敢受。已上因緣俱白佛，佛俱為開除。沙門者，指外道沙門也。若有上餘時因緣，應起白眾隨次受食。不白而入食者，突吉羅。若四人、五人，應分作二次入食，無犯。

若比丘！至白衣家與餅麨飯，比丘須者，應兩三鉢受持至寺內，分與餘比丘食。若比丘！無病，過兩三鉢受持至寺內，不分與餘比丘食者，波逸提。

一婦人歸父母家，因作食施乞食比丘。正作食時，夫家遣人來接，婦云：待作食竟同去。乞食者相繼來，婦不得去，夫嗔即別娶。又一商人在途中造食，乞食比丘至，分已食與之。復有乞食比丘至，盡分與乃重作食。同伴以遲故先去，彼商後行被賊劫。佛聞故制：若無病而過，三鉢受出彼門，波逸提。若一足出門便止，突吉羅。凡遇食須問：是歸婦食、商賈道路食不？若是者，或受一鉢、或二三鉢持歸，分餘比丘食，須告餘比丘：某處有歸婦食、商賈食，我已持一鉢歸，汝等去可持二鉢歸。或云：我已持二鉢歸，汝等去可持一鉢歸。或云：我已持三鉢歸，汝等去當就彼食，不可持歸。若不問歸婦食、商賈食者，突吉羅。若不分與餘比丘者，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波逸提。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。若病比丘過受者，若自送至寺者，不犯。

若比丘，足食竟，或時受請，不作餘食法而食者，波逸提。

佛在祇園，說一食法、讚譽一食法。諸比丘信樂，便受一食法，或食粥、或食飯麨餅等、或飲漿服藥，便當一食，多不得飽，形體枯瘦，佛乃令一坐飽食。飽食已，或遇飯麨餅等，不敢更食，

形亦枯瘦，佛又聽一食後更食。諸病比丘不能一坐飽食，佛又聽數數食，其餘與瞻病人，瞻病人亦數數食。又有諸比丘乞食歸，持來食分與諸比丘。諸比丘足食已，不敢更食，棄之。佛知乃教作餘食法。餘食法者，手持食對比丘言：大德！我足食已，知是看是。彼比丘應取少許食已，語比丘言：我食止，汝取食之。作如是餘食法者，不犯。又有一貪餮比丘，遇食便食，不知足食不足食、不知餘食不餘食，佛乃制戒：不作餘食法，咽咽波逸提。若為他作、若知他足食已作、若自手捉食、或使淨人持食、或對淨人前作、或以不好食覆好食上作，盡突吉羅。或比丘受他餘食法，盡持去，突吉羅。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，俱突吉羅。若病人不作餘食法、病人殘食食不作餘食法，無犯。

若比丘，知他比丘足食已，若受請不作餘食法，慇懃請與食：長老！取是食。以是因緣非餘，欲使他犯者，波逸提。

一比丘貪食無厭，他比丘諫之，懷恨在心。異時遇食，知前諫者已足食，不作餘食法，勸令食前諫者食之，遂反譏前諫者貪食。彼問：汝知我足食食耶？曰：知。又問：汝知而故作耶？曰：知。眾皆訶之。佛聞故制：若知彼足食，勸請彼彼食者，二俱波逸提。若與彼不食，或轉與他人，或彼自作餘食法而食，與者突吉羅。若不知彼足食，作不足食想而與者，無犯。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，俱突吉羅。

若比丘，非時受食食者，波逸提。

難陀、跋難陀二比丘入城看節，會伎樂眾，白衣與之飲食，抵暮方回。又迦留陀夷向晚乞食，一孕婦開門，值天正雷電，暫見其面，驚謂是鬼，遂墮胎。佛聞故制。非時者，日中後至明相未出也。若非時非時想，波逸提。若非時疑是時，突吉羅。非時時想，突吉羅。時非時想，突吉羅。時疑非時，突吉羅。若非時食過非時食、七日藥過七日食，波逸提。盡形壽藥，無病因緣服者，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波逸提。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。若病者，服吐下藥須粥，日已過中，應煮麥令皮不破，漉汁服之，無犯。

若比丘，食殘宿食者，波逸提。

迦羅尊者乞食時作念：云何用日日乞食入城疲苦？今當留所食之餘存於明日，明日之餘存於後日。諸比丘於小食大食時不見迦羅，查問知此。佛聞故制：宿作宿想，波逸提。宿疑非宿，突吉羅。非宿宿想，突吉羅。非宿疑宿，突吉羅。宿非宿想，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波逸提。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若食有餘，與父母、與作塔人、與作房舍人，後乞食比丘從彼邊乞得食，無犯。

若比丘，不受食，若藥著口中，除水及楊枝，波逸提。

一比丘自願常行乞食，至城中見諸居士祭亡，所遺飲食不從人受，自取食之。眾見譏嫌，佛聞故制：凡食須從人受，若自取即是盜。故制。若藥者，酥、油、生酥、蜜、石蜜等，比丘尼犯者，波逸提。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若取水及楊枝，不從人受，不犯。

若比丘，得好美食，無病，自為已索者，波逸提。

跋難陀向一商人索美食，商人問言：尊者！有何病？報言：無病，但意欲得。商人言：我等營生勞苦尚不易得，此況出家人乎？時有乞食比丘聞之嫌責，佛知故制：索得，犯墮；不得，突吉羅。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，俱突吉羅。若為病乞、若為病人乞、若不乞而得，無犯。

若比丘，外道男女自手與食者，波逸提。

佛與諸比丘遊行，途中諸人設供大得餅，佛命阿難分與眾僧，有餘復命分與乞人。中有一躶形外道女有姿色，偶二餅相粘不覺分與，彼眾知此女獨得二餅，遂譏阿難于女有情。又一梵志在此得食，路逢一相士問：何處來？報言：禿頭居士處來。士言：你從彼得食，何以相譏？梵志道其由。佛聞故制：以手與而食者，波逸提。與而不受者，突吉羅。欲與而不與者，突吉羅。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，俱突吉羅。若置地與、若使人與、若勢力強奪者，無犯。

若比丘，先受請已，若前食、後食，行詣餘家，不囑餘比丘，除餘時，波逸提。餘時者，病時、作衣時、施衣時，是謂餘時。

一長者為跋難陀設齋兼請眾僧，僧眾俱赴，時已到而不設食，問云：必待跋難陀來。陀自前食後往餘家，至垂過中方來，眾雖得食而不飽。又一大臣遣使送新菓與跋難陀分眾，難陀自後食已往餘家，歸時日已過中，眾不得食。佛知，因制受請已，前食後食不許詣餘家。後眾大有請處，俱不敢往，佛乃聽囑餘比丘而後往。後有病比丘，先囑城中人為作羹飯等不敢往，佛聽不囑而往。比丘作衣所須器物，欲入城取而不敢往，施衣時比丘無衣，欲入城乞亦不敢往，佛俱聽不囑而往。前食者，自明相初出至食時。後食者，自食時至日中。囑餘比丘者，囑以所往之處令眾知，不須待而食也。若囑後中道還又欲去者，當更囑。若囑往某處後更詣他處，應更囑而往。若不囑而往，除餘時，波逸提。欲去未出門而反者，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波逸提。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。

若比丘，在食家中有寶，強安坐者，波逸提。

迦留陀夷與舊識白衣婦齋，優婆夷各相繫念。一日往其家坐，夫問：汝須何等？答言：我須食。夫即遣婦與食，食之復不去，夫連遣亦不去。夫怒言：我出去，任汝在後欲何所作？乞食比丘聞之嫌責，歸白佛，故制。食者，男以女為食、女以男為食，男女交合各得受用為食也。寶指女色，亦兼指[王*車] 璩碼瑙金銀等，強坐不去者，波逸提。若盲而不聾、聾而不盲者，突吉羅。立而不坐者，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波逸提。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。若有寶，但於舒手及戶處得坐，若有伴同在一處得坐，或為勢力所持，或病發倒地，俱不犯。

若比丘，食家中有寶，在屏處坐者，波逸提。

迦留陀夷因佛制許在舒手及戶處坐，遂與齋優婆夷在戶扇後坐共語。乞食比丘見之譏嫌，白佛：故制在屏處坐，波逸提。若盲而不聾等同上。比丘尼犯者，波逸提。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。若舒手得及戶，不在屏處坐，若有伴同在一處坐，或為勢力所持，或病發倒地，不犯。

若比丘，獨與女人露地坐者，波逸提。

此亦迦留陀夷因前佛制屏處坐，遂獨與齋優婆夷在露地坐共語。乞食比丘見之譏嫌，白佛故制：獨與女人露地坐，波逸提。若盲而不聾等同上。比丘尼犯者波逸提。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。若有伴不犯。或勢力所持、或病發倒地不犯。

若比丘，語餘比丘言：大德！共至聚落，當與汝食。彼比丘竟不教與是比丘食，語言：我與汝一處，若坐、若語不樂，我獨坐、獨語樂。以是因緣，非餘方便遣者，波逸提。

跋難陀初與一比丘鬪，結恨在心，異時誘彼比丘言：汝隨我至城中，當與汝食。比丘信之，遂同到城中，至無食處遍行一週，約日將過語彼比丘言：你是大惡人！今由汝故，并我亦不得食。汝可速去，我共汝若坐若語不樂，我獨坐獨語樂。彼比丘去，遂自到有食家食。彼比丘還祇園，日已過中不得食。佛聞故制遣去，至捨見聞處，波逸提。若遣聞處至見處、遣見處至聞處，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波逸提。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若與食遣去，不犯。若病遣去，持食至寺中與食，不犯。若破戒、破見、破威儀、為眾所舉、若被擯、若應擯，前未許食者，方便遣去，不犯。若前已許食者，突吉羅。

若比丘，四月請與藥，無病比丘應受。若過受，除常請、更請、分請、盡形請，波逸提。

摩訶男釋種請施眾僧藥，彼恭敬上座以好者施與，餘求者亦與、不求者亦與。六群往其家索藥，男言：有者相與，不有者買與。六群遂譏其有愛心且妄語，男退心遂斷施藥，佛聞故制。四月

者，夏四月也。過四月而受，是為過受。後有病比丘不敢過受藥，故加無病之言。後有居士不限月數常請供藥者，摩訶男斷後更請施者，有持藥至寺中分者，有請施盡形壽藥者，俱以過四月不敢受。俱白佛，佛一一開除，比丘尼犯者波逸提，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。

若比丘，往觀軍陣，除餘時因緣，波逸提。

波斯匿王因民叛逆，自出軍征伐。六群比丘往觀，王見不悅，遂以石蜜一裹寄奉世尊，囑令：持我名禮拜問訊世尊。世尊知，乃制戒：見者，波逸提。方便欲往而未往者，突吉羅。往而未見者，突吉羅。若道中遇行軍應避，不避者，突吉羅。後有二將欲見比丘，遣人來請，佛聽往，故云：除時因緣，比丘尼犯者波逸提，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。

若比丘，有因緣，聽至軍中二宿、三宿。過者，波逸提。

六群比丘有因緣至軍中宿，居士見之譏嫌。佛因制：不許過三宿。三宿明相出，犯波逸提。若離見處至聞處、離聞處至見處，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波逸提。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若為事難所拘者，不犯。

若比丘，軍中住二宿、三宿，或時觀軍陣鬪戰，或觀遊軍象馬力勢者，波逸提。

六群比丘有因緣往軍中三宿，在中觀鬪戰，一人被箭傷衣裹輿歸，諸居士見之譏嫌。佛聞故制：往見者，波逸提。往而未見者，突吉羅。方便欲往而未往者，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波逸提。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或為勢力所持者，無犯。

若比丘，飲酒者，波逸提。

娑伽陀尊者常往梵志家借宿，降其室中毒龍。時拘睒彌王見之大生敬重，異日為尊者設食，尊者受食多飲黑酒，歸途倒地而吐。佛聞知呵言：如今不能降小龍，況大龍耶？乃為制戒：凡飲酒而能醉人者，俱波逸提。若飲不能醉人者，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波逸提。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。若以酒治病者不犯。

若比丘，水中嬉戲者，波逸提。

十七群比丘在阿耆跋提河浴，於中嬉戲，順流逆流、或出或沒、或互相澆灌等。時波斯匿王與茉利夫人在樓上見之，王言：看汝所事。者，夫人言：此是年少出家，佛法未久故爾。乃疾遣人到祇園問訊世尊，奉上石蜜一裹，具白前事。佛聞故制：凡在水中放意自恣，一切嬉戲者，俱波逸提。若以酪漿、若以苦酒、若麥汁等弄戲者，俱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波逸提。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若有因緣入水而非嬉戲者，不犯。

若比丘，以指相擊擪者，波逸提。

六群比丘中，一人擊擪十七群比丘，一人至死。佛聞故制：或以手指、或以脚指相擊擪者，俱波逸提。若以杖拂柄等相擊擪者，俱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波逸提。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若眠觸令覺者、若悞觸者，不犯。

若比丘，不受諫者，波逸提。

闡陀比丘欲有所犯，比丘諫之不從。佛聞故制：若自知我所作非，不從諫者，波逸提。若自不知我所作非，不從諫者，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波逸提。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。若無智人來諫，所諫非是者，應報言：汝可問汝和尚，學知諫法，然後可來相諫。若戲咲語者，不犯。

若比丘，恐怖他比丘者，波逸提。

迦那波羅尊者侍佛左右，佛一夜出房經行，初夜已過請佛歸房，佛默然。至後夜將過請佛歸房，佛亦默然。那波自念言：我當恐怖佛令歸房。乃反披惡衣作非人恐怖聲言：沙門！我是鬼。佛報言：當知此愚人心亦是惡。乃為制戒：凡以色聲香味觸法六種恐怖人，前人若知、若見、若聞，俱波逸提。前人若不知、不見、不聞，俱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波逸提。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若有其事不舉似者，若無恐怖他意者，俱不犯。

若比丘，半月洗浴，無病比丘應受。若過受，除餘時，波逸提。餘時者，熱時、病時、作時、風雨時、遠行時，是謂餘時。

瓶沙王有池水，恒聽比丘浴。六群比丘於後夜入池浴，爾時王同諸綵女俱詣池，聞內有聲，問：是誰？左右言：是比丘。王令莫驚使去。六群久浴至明相出，王未得浴而去。佛聞制戒，比丘半月受浴，若過一遍，波逸提。若水澆半身，亦波逸提。若方便欲去而未去者，突吉羅。熱時者，春四十五日、夏初一月是，當此土三月初一日至五月十五日也，有病可知。作者，作種種務勞力者是。道行者，下至半由旬是。此等比丘畏不敢浴，白佛。佛為開除比丘尼，犯者波逸提。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

若比丘，無病，為炙身故，露地然火，若自然、若教人然，除餘時因緣，波逸提。

六群比丘欲然火炙身，自相謂言：我等在上座前，不得隨意言語。即出外在露地中，拾野薪然火炙身。傍朽樹中有毒蛇，因火煙熏逼而出，眾見俱走，將火株擲散延燒講堂。佛知故制，凡露地然草木牛糞一切火炙身者，俱波逸提。若被燒半燋者、若擲着火中者，俱突吉羅。若然炭，突吉羅。若不語前人知是看是者，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波逸提。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，除時。因

緣者，若病自然火炙身及教人然，不犯。或有因緣必須然火者，不犯。

若比丘，藏他比丘衣鉢、坐具、針筒，若自藏、若教人藏，下至戲咲者，波逸提。

十七群比丘將衣鉢、坐具、針筒安着一面經行，俟食時到，六群比丘調弄背取衣鉢等藏之。及時到，十七羣比丘取衣鉢等不得。餘比丘察之，白佛故制藏者，波逸提。方便欲藏而未藏者，突吉羅。教人者，罪同比丘尼。犯者，波逸提。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若實知是彼人物，為護惜而取舉者，若比丘性慢藏故取藏，為戒勅彼者，若借彼衣著而彼不收，恐失便取舉者，或以此衣鉢等物故，有難取藏之者，俱無犯。

若比丘，淨施比丘、比丘尼、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衣，後不問主輒著者，波逸提。

六群比丘施親厚比丘衣，後不語主還取著，佛聞故制淨施，有二：一、真實淨施；二、展轉淨施。真實淨施者言：此是我長衣未作淨，今為淨故與長老作真實淨。展轉淨施者言：此是我長衣未作淨，今為淨故與長老。彼應作如是語：長老聽！長老有如是長衣未淨，今與我，為淨故我便受。受已當問言：欲與誰耶？應報言：與某甲。彼應作如是語：長老！有是長衣未作淨，今與我，為淨故我便受。受已與某甲比丘，此衣是某甲比丘所有，汝為某甲故守護持隨意用。此展轉淨施者，語不語隨意取著，無犯。若真實淨施，不語主而取著，波逸提。比丘尼犯者，波逸提。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

若比丘，得新衣，當作三種染壞色：若青、若黑、若木蘭。若得新衣，不作三種染壞色持者，波逸提。

六群比丘著白衣，居士見之譏嫌，謂如王、王大臣等。佛聞故制新衣，不獨初造衣，凡初從人得者，俱名新衣。隨所得衣，不問何色，皆以三種染壞：青者，銅青；黑者，雜泥；木蘭者，樹皮也。不染壞而着者，波逸提。不染壞而畜者，突吉羅。衣未染寄白衣家，亦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波逸提。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若衣鉢囊、革屣囊、線囊、手巾等小衣，不染畜者，無犯。

若比丘，故斷畜生命者，波逸提。

迦留陀夷不喜見烏，作竹弓射之，死者甚眾。居士見之譏嫌，佛聞故制：凡自殺、教人殺，或以刀箭、或以瓦石、或以坑陷、或以毒藥，俱波逸提。若方便欲殺而未殺者，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波逸提。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。若無殺心悞傷者，不犯。

若比丘，知水有蟲，飲用者，波逸提。

六群比丘取雜蟲水飲用，見者譏嫌，佛因制戒：有蟲水有蟲想，波逸提。有蟲水疑無蟲，突吉羅。若苦酒、清酪漿、麥汁等，知有蟲飲用者，波逸提。比丘尼犯者，波逸提。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。若不知有蟲者，若漉過用者，不犯。有大蟲當以手觸令去。

若比丘，故惱他比丘，乃至少時不樂者，波逸提。

十七群往六群處問言：長老！云何入初禪乃至阿羅漢耶？六群報言：汝等自稱得上人法，犯波羅夷。十七群大作疑惱，往問上座，上座云：不犯。佛聞故制：若故惱他，說而了了者，波逸提。說而不了了者，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波逸提。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。若不故作者，若其事實爾者，不犯。

若比丘，知他比丘犯麤罪，覆藏者，波逸提。

跋難陀與一比丘親厚，數犯麤罪，令彼莫語人。後與彼比丘鬪，比丘向餘人說：難陀犯如是如是罪，令我莫語人。佛聞故制。麤罪者，波羅夷、僧伽婆尸沙也。若比丘知他比丘犯麤罪，小食知，食後說，中夜知，後夜說，俱突吉羅。若欲說不說，至明相出，波逸提。若覆餘罪，突吉羅。自覆藏麤罪，加突吉羅。除比丘、比丘尼，覆藏式叉摩那等麤罪，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波逸提。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若先不知麤罪，作不麤罪想，若欲向人說，而無人可說，若說，或有命難、梵行難，不敢說，無犯。

若比丘，年滿二十，當與受大戒。若比丘，知年未滿二十，與受大戒，此人不得戒，諸比丘可呵，癡故，波逸提。

羅閱城中有十七群童子，先為親友，最大者年十七，最小者年十二，互相勉勵共求出家。諸比丘度令出家受大戒，諸童幼小不堪一食，夜半患饑啼哭索食。佛聞，謂不應受年未滿二十者大戒。以年未滿二十者，不堪忍寒熱饑渴、暴風蚊虻、毒虫惡言及身種種痛苦，又復不堪持戒，當知年滿二十始堪忍此，乃為制戒。和尚知年未滿二十與受戒，三羯磨竟，和尚波逸提；二羯磨竟，和尚三突吉羅；一羯磨竟，和尚二突吉羅；白竟，和尚一突吉羅；白未竟，和尚突吉羅。若未白，為作方便、若欲集眾等，俱突吉羅；和尚不知，無犯。眾僧知者，突吉羅；不知，無犯。比丘尼犯者，波逸提。若先不知，但信受戒人語、若傍人證、若信父母說，無犯。若受戒已疑者，佛言：當聽數胎中年月及閏月。若滿者，無犯。

若比丘，知諍事如法滅已，後更發起者，波逸提。

六群比丘與諸比丘鬪諍，如法滅已，更發起如是言：汝不善觀、不成觀，不善解、不成解，不善滅、不成滅。佛聞故制：諍事既滅，復舉起說而了了者，波逸提；不了了者，突吉羅。除此諍

已，更作餘諍罵詈者，一切突吉羅。除比丘、比丘尼外，共餘人犯諍，後更發起者，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波逸提。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若先不知已觀，作不觀想者，若事實爾者，無犯。

若比丘，知是賊伴，期同道行，乃至村間，波逸提。

有諸比丘往毗舍離城，時有賈客欲漏關稅，要僧共伴行。及度關，為守關人所獲，將至波斯匿王處。王問：賈客不輸稅，此沙門有何事？報言：與賈客為伴。王言：法應死。俱以沙門釋子，乃呵而遣之。佛知故制。若期至城至村，行一一道，波逸提。行一道或半道，突吉羅。若行空曠無村處，至十里，波逸提。減十里，突吉羅。若去而卒不去者，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波逸提。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。若先不知是賊者，不期同行者，或勢力所持者，不犯。

若比丘，作如是語：我知佛所說法，行婬欲非障道法。彼比丘應諫此比丘言：大德！莫作是語！莫謗世尊！謗世尊者不善，世尊不作是語。世尊無數方便說行婬欲是障道法。彼比丘諫是比丘時，堅持不捨。彼比丘應三諫乃至三諫，捨者善；不捨者，波逸提。

阿黎吒比丘自生惡見言：我知世尊說法行婬欲非障道法。時諸比丘諫之不肯捨，白佛。佛為作白四羯磨呵諫令捨，作如是白：大德僧聽！此阿黎吒比丘作如是語：我知佛所說行婬欲非障道法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僧今與阿黎吒比丘作呵諫捨此事故。阿黎吒！汝莫作是語，莫謗世尊。謗世尊者不善，世尊不作是語。世尊無數方便說淫欲是障道法，若犯婬欲即是障道。白如是。大德僧聽！此阿黎吒比丘作如是語：我知佛所說法行婬欲非障道法。僧今與作呵諫捨此事故。阿黎吒！莫作是語，莫謗世尊。謗世尊者不善，世尊不作是語。世尊無數方便說婬欲是障道法，若犯婬欲即是障道。誰諸長老忍僧與阿黎吒比丘作呵諫捨此事故者默然，誰不忍者說。此是初羯磨。第二、第三亦如是說。僧已忍為阿黎吒作呵諫竟，僧忍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。作如是羯磨已，佛更制戒。凡有犯三諫不捨者，亦應如是作白四羯磨。初白已當語言：我已白竟，餘有羯磨在，汝可捨是，莫為眾所呵責更犯罪。若捨者善，不捨者作初羯磨。作初羯磨已當語言：我已作初羯磨竟，餘有二羯磨在，汝當捨是，莫為眾所呵責更犯罪。捨者善，不捨者當為作第二羯磨。第二羯磨竟當語言：我已作第二羯磨竟，餘有一羯磨在，汝可捨是，莫為眾所呵責更犯罪。捨者善，不捨者作三羯磨竟，波逸提。作白已捨者，一突吉羅。初羯磨捨者，二突吉羅。二羯磨捨者，三突吉羅。若作白未竟及未作白捨者，俱

一突吉羅。若他比丘諫是比丘時，餘比丘、比丘尼遮言莫諫者，一切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波逸提。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。若初諫時捨者，不犯。

若比丘，知如是語人未作法，如是惡見不捨，若供給所需，共同羯磨止宿，語言者，波逸提。

阿黎吒不捨惡見，諸比丘又與作不捨惡見羯磨，六群比丘乃供給所需，共同羯磨止宿，語言：佛知故制。如是語者，作前惡見之語也。未作法者，僧為舉而未解，未與懺悔出罪也。此等人既知之，不當親近。若供給所需等，亦是惡見之類也，犯波逸提。供給所需有二種：若法、若財。同止宿者，不問先入屋、後入屋，但知者俱犯。比丘尼犯者波逸提，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。若不知者不犯，若勢力所持者不犯。

若比丘，知沙彌作如是語：我知佛所說法，行婬欲非障道法。彼比丘應諫此沙彌言：汝莫作是語！莫謗世尊！謗世尊者不善。世尊不作是語，世尊無數方便說行婬欲是障道法。彼如是諫此沙彌時，堅持不捨。彼比丘應三諫乃至三諫，捨者善；不捨者，彼比丘應語此沙彌言：汝自今已後非佛弟子，不得言：佛是我世尊。不得隨餘比丘，如餘沙彌得與比丘二、三宿。汝今無此事，汝出去！滅去！不須住此。若比丘，知是被擯沙彌，而誘畜養共一止宿者，波逸提。

跋難陀有二沙彌，一名羯那、一名摩睺迦，共行不淨，自相謂言：我知佛所說法，行婬欲非障道法。諸比丘聞之呵責不捨，白佛。佛為作呵諫羯磨如上。沙彌故不捨，佛為作滅擯羯磨，將二沙彌立在見處、不聞處，作如是白：大德僧聽！此二沙彌，眾僧呵責故不捨惡見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僧今為二沙彌作不捨惡見滅擯羯磨。自今已去，此二沙彌不應言：佛是我世尊，不得隨逐餘比丘。如諸沙彌得與比丘二宿、三宿，汝等不得。汝出去！滅去！不應住此。白如是。大德僧聽！此二沙彌，眾僧呵責故不捨惡見，眾僧今與作惡見不捨滅擯羯磨。自今已去，此二沙彌不得言：佛是我世尊，不應隨逐餘比丘。如諸沙彌得與比丘二宿、三宿，汝今不得。汝出去！滅去！不應住此。誰諸長老忍僧為二沙彌作惡見不捨滅擯者默然，誰不忍者說。凡三說。僧已忍與二沙彌作惡見不捨滅擯竟。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。時六群比丘知僧已滅擯，此二沙彌便誘將畜養共止宿。諸比丘白佛，佛更為制戒，若自畜、若與人、若自誘、若教人等，俱波逸提。比丘尼犯者，波逸提。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若先不知者，不犯。若勢力所持者，不犯。

若比丘，餘比丘如法諫時，作如是語：我今不學此戒，當難問餘智慧持律比丘。者，波逸提。若為知、為學故，應難問。

闡陀比丘所作非法，諸比丘如法諫時，乃言：我今不學此戒，當難問餘智慧持律比丘。佛聞故制：說而了了者，波逸提；說而不了了者，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波逸提；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若比丘，癡不解故，彼比丘應教問和尚、阿闍黎：可更學問、誦經。若諫者，實不如法，不犯。

若比丘，說戒時，作如是語：大德！何用說是雜碎戒為？說是戒時，令人惱愧懷疑。輕呵戒故，波逸提。

諸比丘集在一處誦毗尼，六群自相謂言：彼諸比丘誦律通利，必當數數舉我等罪，當往止他勿誦。乃往語言：長老！何用誦此襍碎戒為？若欲誦者，當誦四事、十三事，餘不應誦。何以故？若誦，令人懷疑憂惱。佛聞故制：說而了了者，波逸提；不了了者，突吉羅。若毀呰阿毗曇及餘經，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波逸提。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

若比丘，說戒時，作如是語：大德！我今始知此法是戒經所載，半月半月說戒經中來。餘比丘知是比丘若二、若三說戒中坐，何況多！彼比丘無知、無解，若犯罪，應如法治，更增無知罪，語言：大德！汝無利、不善得。汝說戒時，不一心思念，攝耳聽法。彼無知故，波逸提。

六群比丘中有一人，當說戒時自知犯罪，恐清淨比丘舉發，便先往告言：我今始知此法戒經所載，半月半月說戒經中來。諸比丘察知其意白佛，佛故制彼言：今始知者，意言前此未知故有犯，欲避罰也。清眾知其二次三次在說戒中坐，況又多耶？何言今始知？是無知也。故於所犯罪如法治外，更加無知罪。汝無利不善得者，言其無利益，不善得利益也。善得利益者，於說戒時當一心思念攝耳聽法。今既不能，故雖聽戒而無所知。以無知故，如波逸提。若不與者，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波逸提。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。若未聞說戒今始聞者，無犯。

若比丘，共同羯磨已，後如是言：諸比丘隨親厚，以僧物與。者，波逸提。

沓摩羅子以知僧事、塔事，外有人設會布施，不得赴，衣服破壞。異時有人施眾僧貴價衣，眾僧共議：此沓摩羅子以知僧事、塔事故，外有人設會布施，不得赴，衣服破壞，宜以此衣與之。時眾僧白二羯磨與竟，六群亦同羯磨。後更作是言：諸比丘隨親厚以眾僧衣與彼。佛聞故制：說而了了者，波逸提；說而不了了者，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波逸提；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。若其事實爾，當日未在羯磨眾中說者，無犯。

若比丘，僧斷事未竟，不與欲而起去者，波逸提。

一日眾僧集共議僧事，六群自相謂言：欲為我等作羯磨。即起去。佛知故制。僧斷事未竟而去，出戶外者，波逸提。一足出戶欲去而未去者，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波逸提。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。若有事與欲去者，無犯。若非法羯磨不與欲去，無犯。

若比丘，與欲已，後更呵者，波逸提。

六群中有犯事者，恐眾中舉，便六人相隨不離，互相黨護，使眾羯磨不得。異時六群作衣，眾喚羯磨，彼云：作衣不得往。喚者言：可令一二人持欲去。六群即令一人受欲來，眾僧即與此比丘作羯磨。六群悔言：彼作羯磨非為羯磨，羯磨不成。我以彼事與欲，非為此事。佛知故制。說而了了者，波逸提；不了了者，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波逸提。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。若其事實不成羯磨者，無犯。

若比丘，知他比丘鬪諍，聽此語向彼說者，波逸提。

六群聽諸比丘鬪諍語，向彼人說，令僧未有諍而起諍、已有諍而不滅。佛知故制：若比丘往聽他語，聞者，波逸提；不聞，突吉羅。若方便欲去而未去者，突吉羅。若二人共在隱處語、暗地語，當彈指或謦咳警之；不爾，突吉羅。若在道，二人在前共語，亦當警之；不爾，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波逸提。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

若比丘，嗔故不喜，打比丘者，波逸提。

六群中一人嗔打十七群比丘，被打者高聲喚言：止！止！莫打我。佛聞故制。若手、若石、若杖打者，波逸提。若以輕物打，突吉羅。若戲咲打及打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波逸提；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

若比丘，嗔故不喜，以手搏比丘者，波逸提。

六群中一人嗔恚故，以手搏十七群比丘。佛聞故制：搏者，或遮撥、或捽觸也。若以手者，波逸提。用拂柄輕物，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波逸提。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

若比丘，嗔故不喜，以無根僧伽婆尸沙；謗者，波逸提。

六群嗔，十七群以無根僧伽婆尸沙謗，聞者嫌責，佛知故制。無根者，十三事中無見、聞、疑罪也。說而了了者，波逸提；不了了者，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波逸提；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

若比丘，剎利水澆頭王種，王未出、未藏寶，若入宮過門閾者，波逸提。

迦留陀夷往入彼斯匿王宮，王與茉利夫人盡日共眠，夫人見迦留陀夷至，即起披衣敷坐令坐。時夫人失衣墮地蹲地不能起，迦留陀夷即出歸來，語諸比丘言：波斯匿王第一之寶，我今悉見。佛

聞故制。剎利，是云剎帝利，此云王種。水澆頭者，以金瓶取四大海水、取白牛右角、取拾一切種子盛滿中，置金輦上，使諸小王輿王與第一夫人共坐輦上，大婆羅門以水灌王頂上，作如是已立為王，並名剎利水澆頭王種。王未出者，王未出[穴/侵]處也。未藏寶者，采女未還本處，亦兼指金銀等寶未藏也。若入宮過門閾，一切波逸提。若一足入內一足在外者，突吉羅。若入大臣長者等內室者，突吉羅。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，俱突吉羅。若王召入、若有奏白，亦須藏寶而後入，無犯。

若比丘，若寶及寶莊飾具，若自捉、若教人捉，除僧伽藍中及寄宿處，波逸提。若在僧伽藍中及寄宿處，若寶及寶莊飾具，若自捉、若教人捉，當作是意：若有主識者當取。如是因緣非餘。

有外道從拘薩羅國來，途中止息，遺却金囊。眾多比丘後行拾得，共云：待來尋者付還。彼外道去久方回，比丘即付還，彼反詐言金少，遂聞於王。王審實外道理虧，將金入官。佛聞故制，不許捉寶及寶莊飾。後因節會日，毗舍佉母往會，道過祇園，因入禮佛，自思：禮佛不必嚴飾。乃卸置樹下。始入去時忘取，比丘見之不敢舉，白佛，佛為開僧伽藍中。又一比丘寄宿巧匠家，巧匠出外，室中有金，比丘為守護，竟夜不得眠，白佛，佛復并開寄宿處。凡比丘見僧伽藍內有遺失者，當收取，識其所遺器物片段，分兩分明，及其所包裹囊相。若有來索者，當問明，若相應即付還，若不相應，可語言：我不見是物。若比丘拾所遺物，不看定，不審問者，突吉羅。若是供養塔寺等物，為堅牢故捉收者，不犯。若在他家止宿，有寶恐失，應為收舉。若在寺外見失物，可以草葉覆之，俟有主來索。若無索者，收歸寺內私掌。七、八日更無索者，應貯僧庫。經五、六月又無索者，應供眾僧及買堅牢器。若後主來索，應勸令捨，不捨者，應酬本物不與利。或有貴不能酬者，切不得輕用。比丘尼犯者，波逸提。式叉摩那等俱突吉羅。

若比丘，非時入聚落，不囑餘比丘者，波逸提。

跋難陀非時入村與居士撦蒲，比丘勝故，居士慳嫉便言：比丘非時入村為何事耶？佛聞故制。後有諸比丘，為僧事或塔寺事及瞻病人，非時不敢入村。白佛，佛命囑餘比丘而後入。時者，從明相出至日中。非時者，從中後至明相未出。囑餘比丘者，囑同房或比房同住客亦得。若不囑而入者，初入村門，波逸提。欲去未去、欲入未入，俱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波逸提。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

若比丘，作繩床、木床，足應高如來八指，除入榫孔上截竟。若過者，波逸提。

迦留陀夷作高床座，見佛來白言：世尊！看我床座。佛乃制戒。高如來八指者，佛橫一指二寸，應高一尺六寸也。榫即枸頭。若過八指者，自作、教人，俱波逸提。不成者，突吉羅。為他作，成、不成，俱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波逸提。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若減作者，不犯。

若比丘，持兜羅綿，貯作繩床、木床、臥具、坐褥者，波逸提。

六群以兜羅綿作臥具、坐褥，諸居士見之，譏其如國王、大臣。佛聞，故制兜羅綿。此翻氷綿，從色得名也。西域有妬羅樹，綿從樹生，香而潔白，故號兜羅，乃貴價物。若用之為臥具、坐褥，侈甚矣！自作、教他，成者，俱波逸提；不成者，突吉羅。若為他作，成、不成，俱突吉羅。比丘尼犯者，波逸提；式叉摩那等，俱突吉羅。

若比丘，用骨、牙、角作針筒劑，刮成者，波逸提。

有信樂工師，為諸比丘作骨、牙、角、針、筒，家業竭盡，衣食缺乏。居士謂：供養沙門，無福得禍。佛知故制：若自成、若教他成，俱波逸提；未成者，突吉羅。若為他作，成、不成，俱突吉羅。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，俱突吉羅。

若比丘，作尼師壇，當應量作。是中量者，長佛二磔手、廣一磔手半，更增廣長各半磔手。若過成者，波逸提。

一日，世尊不赴請，遍巡諸房，見僧臥具露地敷，多為不淨所汙，佛乃聽作尼師壇。若臥時，敷在臥見上，以為障臥具之用，亦為障身隨衣之用。六群遂作廣長尼師壇。佛知故制，初只許長佛二磔手，廣一磔手半。後因迦留陀夷身量大，見佛來故，以手挽尼師壇。佛問：何故？報言：欲令廣長故挽耳。佛因更增廣長各半磔手。若自作，若教他，過量者，波逸提。未成者，突吉羅。為他作者，成不成，俱突吉羅。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，俱突吉羅。減量作者，不犯。若得他已成者，亦當裁應量。若貼作兩重，不犯。

若比丘，作覆瘡衣，當應量作。是中量者，長佛四磔手、廣二磔手。若過成者，波逸提。

時諸比丘患種種瘡，膿血流出，汙身、汙衣、汙臥具，佛乃聽作覆瘡衣。時諸比丘覆瘡衣麤著瘡上，舉衣患痛，佛乃許作細奠衣。時六群便作廣長覆瘡衣，佛知故制：若長應量、廣不應量，若廣應量、長不應量，若長廣俱不應量，自作教人成者，波逸

提；未成者，突吉羅。若為他作，成不成，俱突吉羅。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，俱突吉羅。若減量作者，不犯。

若比丘，作雨浴衣，當應量作。是中量者，長佛六磔手、廣二磔手半。若過成者，波逸提。

毗舍佉母作雨浴衣施僧，六群輒自多作廣大雨浴衣。佛聞，故制長廣。若應量、不應量，成、不成等，俱同上。比丘尼、式叉摩那等犯者，俱突吉羅。若減量作者，無犯。

若比丘！與如來等量作衣，或過量作者，波逸提。是中量者，長佛十磔手、廣六磔手，是名如來衣量。

阿難陀短佛四指，一日眾遙見來，皆謂是佛，即起承迎，至乃是難陀。眾與難陀俱慚愧，佛令着黑衣以別之。六群不與如來等量作衣，乃過量作，佛聞故制。此中長廣，應量不應量，成不成，並同上。比丘尼、式叉摩那等犯者，俱突吉羅。按佛身量一丈六尺，則一磔手當是一尺六寸。以此推之，衣長一丈六尺，廣九尺六寸，乃是佛衣量。今人短小，難可遵用。又四分律云：大衣離足踝四寸，七衣離足踝八寸，五衣離足踝一尺二寸。薩婆多云：衣長五肘，廣三肘。南山云：大衣、七衣俱長五肘，廣三肘；五衣長四肘，廣二肘。合此三說詳之，則但用今人手長十磔手，廣六磔手作大衣，中衣減四寸，五衣減八寸，俱不犯也。

諸大德！我已說九十波逸提法。今問諸大德！是中清淨不？（三說）。

諸大德！是中清淨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。

諸大德！是四波羅提提舍尼法，半月半月說，戒經中來。

波羅提提舍尼，此云向彼悔，謂犯此者，應向彼懺悔，罪便得滅也。

若比丘入村中無病，從非親里尼邊自手受食食，是比丘應向餘比丘悔過言：大德！我犯可呵法，所不應為，今向大德悔過。是名悔過法。

時世儉穀貴，人民乏食死者無限，比丘乞食難得蓮花色。比丘尼入城乞食，初日所得食持與比丘，二日、三日亦如是。後更乞食，道遇長者車來，尼避道墮深泥中，面掩地而臥。長者見之急令扶起，問故乃言：乞三日食俱持與比丘，今饑乏故倒地耳。長者譏嫌，佛聞故制不許從尼受食。後諸比丘不敢受親里尼食，白佛加非親里之言。又病比丘不敢受非親里尼食，白佛加無病之言。自手受食者，不問親里非親里、有病無病，俱不可也。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，犯者俱突吉羅。若有病受非親里尼食，若無病受親里尼食，若尼持食置地與，或使人與，或在僧寺、尼寺中與，俱不犯。

若比丘在白衣家食，是中有比丘尼指示：與某甲羹，與某甲飯。諸比丘應語彼比丘尼言：大姊且止，須諸比丘食竟。若無一比丘語比丘尼如是言者，比丘應向餘比丘悔過言：大德！我犯可呵法，所不應為，我今向大德悔過。是名悔過法。

眾僧與六群同在白衣家受供，六群尼為六群比丘索羹飯，遂至越次而與，中有不得羹飯者。佛聞，故制不止。比丘尼者，波羅提提舍尼。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，俱突吉羅。若尼自為檀越、若居士設食，令尼處分者，不犯。

有諸學家，僧作學家羯磨。若比丘知是學家先不受請，無病自手受食食，是比丘應向餘比丘悔過言：大德！我犯可呵法，所不應為，我今向大德悔過。是名悔過法。

有居士家，夫婦信樂，為佛弟子。諸比丘至其家，常與飯食，無所愛惜。後貧窮，衣食不足，諸人譏言：供養沙門，反得貧窮之報。佛聞，為作學家白二羯磨。白言：大德僧聽！此羅閱城中某居士，夫婦得信，為佛弟子，財物竭盡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僧今作學家羯磨，諸比丘不得在其家受食食。白如是。大德僧聽！此羅閱城中某居士家，夫婦得信，為佛弟子，財物竭盡。僧今與作學家羯磨，諸比丘不得在其家受食食。誰諸長老忍僧與某居士作學家羯磨者默然，誰不忍者說。僧已忍與某居士作學家羯磨竟。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。佛更制戒：受學家食者，提舍尼。後有先受請者，不敢赴食；又有病者，不敢受食，佛皆聽許。此中不受請，一不當食；無病，二不當食。況又自手受食，雖受請及病，亦不可食也。學家者，俗中學道之家，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，犯者俱突吉羅。若學家還富，來請解羯磨比丘復受食，不犯。

若比丘，在阿蘭若迥遠有疑恐怖處住，先不語檀越，僧伽藍外不受食，在僧伽藍內無病自手受食食。是比丘應向餘比丘悔過言：大德！我犯可呵法，所不應為，我今向大德悔過。是名悔過法。

羅閱城中有女人持食到僧伽藍，以迥遠故為賊所觸撓。佛乃囑諸比丘語諸檀越：莫至僧伽藍，道路中有賊故。更為制戒，不許在僧伽藍內受外來食。後有諸人雖知有賊而故持來者，比丘以佛制不許受外來食不敢食，有病者又以未語檀越不敢食，佛俱聽受。此中不先語檀越：一、不當食，無病；二、不當食，自手受食；三、不當食，犯提舍尼。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，俱突吉羅。

諸大德！我已說四波羅提提舍尼法。今問諸大德！是中清淨不？（三說）。

諸大德！是中清淨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。

四分戒本約義卷三

福州鼓山嗣祖沙門　元賢　述

諸大德！是眾學法，半月半月說戒經中來。

眾學者，梵語式叉迦羅尼，此云應當學。此戒輕微，難持易犯，為比丘者所當學也。又名突吉羅，此云惡作，謂失威儀皆惡也。又此戒分二：身上犯者名惡作，口上犯者名惡說。

當齊整着涅槃僧，應當學。

六群比丘着涅槃僧，或高褰齊膝、或下繫臍下、或垂前一角如象鼻、或垂前二葉如多羅樹葉、或繞腰襵如國王大臣等。居士譏嫌，佛聞故制：若故作者，犯應懺突吉羅，以是非威儀突吉羅。不故作者，犯責心懺突吉羅。比丘尼及式叉摩那等犯者，俱突吉羅。或有如是病、或有作務時、或在僧伽藍內、或在村外道行時，不犯。

當齊整着三衣，應當學。

六群比丘着三衣，或高或下等，佛聞故制，犯不犯俱同上。

不得反抄衣入白衣舍，應當學。

六群反抄衣，行入白衣舍，居士譏嫌，佛聞故制。反抄衣者，或左或右，反抄衣着肩上也。犯者同上。

不得反抄衣入白衣舍坐，應當學。

因上并制。

不得衣纏頸入白衣舍，應當學。

六群以衣纏頸入白衣舍，居士譏嫌，佛聞故判。纏頸者，總捉衣兩角着左肩上也。犯者同上。

不得衣纏頸入白衣舍坐，應當學。

因上并制。

不得覆頭入白衣舍，應當學。

六群以衣覆頭入白衣舍，居士譏其如賊盜，佛聞故制。覆者，或以衣及樹葉等覆，犯皆同上。若頭有病覆者不犯，或有難覆頭而走不犯。

不得覆頭入白衣舍坐，應當學。

因上并制。

不得跳行入白衣舍，應當學。

六群跳行入白衣舍，居士譏其如鳥雀，佛聞故制，犯者同上：若為人所打；若有賊、惡獸等難跳行而走；若有棘刺；或渡渠、渡坑、渡水泥等跳過，不犯。

不得跳行入白衣舍坐，應當學。

因上并制。

不得蹲坐白衣舍內，應當學。

六群赴食，到白衣家蹲坐，比丘以手觸之，即倒地露形。居士譏其如裸形外道，佛聞故制。蹲者，或在床，或在地，尻不至地也。犯者，同上。若尻邊病，不能坐者，不犯。

不得手扠腰行入白衣舍，應當學。

六群手扠腰行，入白夜舍，居士譏其如新娶得意之狀，佛聞，故制。犯者同上。

不得手扠腰行入白衣舍坐，應當學。

因上并制。

不後搖身行入白衣舍，應當學。

六群搖身行入白衣舍，居士見之，譏其如國王、大臣等。佛聞故制，犯者同上。

不得搖身行入白衣舍坐，應當學。

因上并制。

不得掉臂行入白衣舍，應當學。

六群掉臂行入白衣舍，居士譏其如國王大臣等，佛聞故制。掉臂者，垂臂而行，成前或却也。犯者，同上。不犯者，或有事難逃走等，或渡河水跳坑塹等，不犯。

不得掉臂行入白衣舍坐，應當學。

因上并制。

好覆身入白衣舍，應當學。

六群不好覆身處處現露，居士譏嫌，謂如婆羅門等。佛聞故制，犯者同上。若被風吹離體及被人所縛，無犯。

好覆身入白衣舍坐，應當學。

因上并制。

不得左右顧視行入白衣舍，應當學。

六群左右顧視，行入白衣舍，居士譏其如賊竊人，佛聞故制。犯者同上。或有難欲求方便逃走。或有所尋覓。不犯。

不得左右顧視行入白衣舍坐，應當學。

因上并制。

靜默入白衣舍，應當學。

六群高聲大喚入白衣舍，居士譏其如婆羅門，佛聞故制，犯者同上。若聾不聞聲者，或遠有所呼喚者，或有難高聲而走者，不犯。

靜默入白衣舍坐，應當學。

因上并制。

不得戲咲入白衣舍，應當學。

六群戲咲入白衣舍，居士譏其如獼猴，佛聞故制，犯者同上。或念法歡喜而咲者，不犯。

不得戲咲入白衣舍坐，應當學。

因上并制。

用意受食，應當學。

六群在白衣家受食，居士自行斟酌，六群不用意受食，損棄羹飯，居士譏其貪心受食，如穀貴饑餓時。佛聞故制，犯者同上。或鉢小故有遺落，不犯。

平鉢受食，應當學。

六群赴供，溢鉢受食，遺棄羹飯，居士譏其如饑餓人。佛聞，故制：平鉢者，受食不可過滿也。犯者同上。或鉢小故滿者，不犯。

平鉢受羹應當學。

六群赴齋，鉢中受飯多，故不能受羹。居士見，亦譏嫌。佛聞，故制犯者。同上

羹飯俱食應當學。

六群赴齋，飯至羹未至飯已盡，羹至飯未至羹已盡，居士見亦譏嫌。佛聞故制，俱食者俟羹飯俱到方食也，犯者同上。或時欲過，或有事難，或時需羹不需飯，或時需飯不需羹，不犯。

以次食，應當學。

六群赴齋，不從鉢中次第食，乃處處取食，居士譏其如狗猪等。佛聞故制，犯者同上。或患熱挑取冷處食，不犯。

不得挑鉢中央食，應當學。

六群受食挑鉢中央令空，居士譏嫌，佛聞故制。犯者同上。或患熱開中僧令冷，不犯。

無病不得為己索羹飯，應當學。

六群在白衣家為己索羹飯，居士譏嫌。佛聞，故制。犯者同上。或病為己索，或為病人索，不犯。

不得以飯覆羹，更望得應當學。

六群在居士家受食，居士已與羹，彼即以飯覆羹，望更得。居士問言：羹在何處？彼默然。居士嫌責，言如饑餓人。佛聞故制，犯者同上。若請食羹汙衣等，宜覆以飯，不犯。

不得視比坐鉢中起嫌心，應當學。

六群在居士家受食，見自鉢中分少、見比坐鉢中分多，便言：居士有愛憎不平等。眾皆呵責，佛聞故制，犯者同上。若比坐病或眼昏，為看得食不得食、淨不淨者，不犯。

當繫鉢想食，應當學。

六群受羹，而左右顧視比坐，取其羹藏之，不覺乃問比坐：我羹在何處？眾皆譏嫌。佛聞，故制犯者同上。若比坐病，或眼昏，看得食不得食等，不犯。

不得大摶飯食，應當學。

六群受供大摶飯食，居士譏嫌，佛聞故制。犯者同上。若日將過中，或有事難欲疾食者，不犯。

不得大張口待飯食，應當學。

六群摶飯未至，先大張口待食，居士譏嫌，佛聞故制。犯者同上。

不得含食語，應當學。

六群受食含飯而語，居士譏嫌，佛聞故制。犯者同上，或有急事不犯。

不得摶飯遙擲口中，應當學。

六群受食，乃摶飯遙擲口中，居士譏其如幻師，佛聞故制，犯者同上。或被執縛手不至口，遙擲而食，不犯。

不得遺落飯食，應當學。

六群受食不如法，以手摶飯齧遺落者多，居士譏其如鳥雀等，佛聞故制，犯者同上。或手有病不犯。

不得頰飯食，應當學。

六群大口受食，兩頰鼓起如獼猴狀，居士譏嫌，佛聞故制。犯者同上。若日將過中，或有事難欲疾食者，不犯。

不得嚼飯作聲，應當學。

六群受食嚼飯作聲，居士譏嫌，佛聞故制。犯者同上。若嚼乾餅燋飯瓜果等，不犯。

不得大噏飯食，應當學。

六群受供，乃大噏飯食。居士譏嫌，佛聞故制。大噏飯者，張口遙呼噏也。犯者同上。若口痛或食羹等，無犯。

不得舌舐食，應當學。

六群受供，乃吐舌取食，居士譏嫌，佛聞故制。犯者同上。

不得振手食，應當學。

六群赴供振手而食，居士譏嫌，佛聞故制。振手者，手搖動也。犯者，同上。或有如是病，不犯。

不得手把散飯食，應當學。

六群在居士家，以手棄散飯而食，居士譏其如鷄鳥等。佛聞故制，犯者同上。若食有虫及有他點汙散去，不犯。

不得污手捉食器，應當學。

六群以不淨膩手捉器而飲，居士譏嫌，佛聞故制。犯者同上。或草上受、葉上受，不犯。

不得洗鉢水棄白衣舍內，應當學。

六群在居士家，食已洗鉢，棄洗鉢水于地，餘食狼藉。居士嫌責，佛聞故制，犯者同上：若以器承持棄于外，或問主人有可棄之處，不犯。

不得生草菜上大小便、涕、唾，除病，應當學。

六群于生草菜上大小便、涕、唾，居士譏嫌，佛聞故制，病者開許。犯者，同上。若于無草菜上，便流入草菜上，不犯。

不得淨水中大小便、涕、唾，除病，應當學。

六群于淨水中大小便、涕、唾，居士見之譏嫌，佛聞故制：以不淨之物汙其淨，於理不可也。病者，不能遠行，故開。犯者，同上。若在不淨水中，不犯。

不得立大小便，除病，應當學。

六群立大小便，為居士所嫌，佛聞故制。病者不能蹲，故開。犯者同上。此方小便皆立，不犯。

不得為反抄衣、不敬人說法，除病，應當學。

六群與反抄衣，不恭敬人說法，眾比丘譏嫌，佛聞故制，病者開許。犯者同上。若王大臣等可與略說，但不宜廣說，智者當自知時。

不得為衣纏頸人說法，除病，應當學。

不得為覆頭人說法，除病，應當學。

不得為裹頭人說法，除病，應當學。

不得為手扠腰人說法，除病，應當學。

不得為着革屣人說法，除病，應當學。

不得為着木屐人說法，除病，應當學。

不得為騎乘人說法，除病，應當學。

右七條，皆因上并制，犯不犯俱同上。

不得在佛塔內止宿，除為守護故，應當學。

六群在佛塔內止宿，眾比丘嫌責，佛聞故制。後比丘不敢守護佛塔，故開許。犯者同上。或為勢力所持，不犯。今佛殿經閣等，即同塔論。

不得佛塔內藏財物，除為堅牢故，應當學。

六群藏財物於佛塔中，比丘嫌責，佛聞故制：後僧中有財物藏宜堅牢者，不敢藏。白佛聽許。犯者同上。或為勢力所持，不犯。

不得着革屣入佛塔中，應當學。

六群着革屣入佛塔，眾見嫌責，佛聞故制。犯者同上。又佛一日從定起露地經行，時諸比丘著革屣隨佛經行，佛顧視言：外道弟子敬重師故，不著革屣隨師經行，何況多陀阿伽陀！從今佛前、和尚前、阿闍黎前俱不應着，着得突吉羅罪。

不得手捉革屣入佛塔中，應當學。
不得着革屣繞佛塔行，應當學。
不得着富羅入佛塔中，應當學。
不得捉富羅入佛塔中，應當學。
右四條，俱因上并制。富羅，梵語，正言腹羅，此云短靿靴也。犯不犯俱同上。
不得塔下坐食留革及食汙地，應當學。
六群塔下坐食，食已留草，及食汙地，不掃而去。比丘嫌責，佛聞故制。犯者同上：若有殘食及草，佛聽着脚邊，出時持棄之，不犯。
不得擔死屍從塔下過，應當學。
六群擔死屍從塔下過，熏穢觸塔，護塔神嗔，比丘嫌責，佛知故制。犯者同上。若路所必由，或為勢力所強，不犯。
不得塔下埋死屍，應當學。
不得塔下燒死屍，應當學。
不得向塔前燒死屍，應當學。
不得繞塔四邊燒死屍使臭氣來入，應當學。
右四條，俱因上，并制燒屍。若在遠處，臭氣不入者，不犯。
不得持死人衣及床從塔下過，除浣、染、香熏，應當學。
六群持死人衣及床，從塔下過，臭氣觸佛塔，護塔神嗔，佛知故制。犯者同上。若浣、染、香熏過者，不犯。
不得佛塔下大小便，應當學。
不得向佛塔大小便，應當學。
不得遶佛塔四邊大小便使臭氣來入，應當學。
不得持佛像至大小便處，應當學。
右四條，俱因上并制，以大小便臭穢所觸，即同死人衣等也。佛像不可持至大小便處，或路必由中者，或強力所持者，不犯。
不得佛塔下嚼揚枝，應當學。
不得向佛塔嚼揚枝，應當學。
不得遶佛塔四邊嚼揚枝，應當學。
右三條，皆以口氣臭穢，熏觸所尊，亦所不應也，故并制之。犯者同上。又律中云：有二染污，不得禮佛及和尚、阿闍梨：一者，大便不洗淨；二者，食後不漱齒。
不得佛塔下涕唾，應當學。
不得向佛塔涕唾，應當學。
不得繞佛塔四邊涕唾，應當學。
右三條，皆以涕唾不淨而汙淨地，況近所尊，而涕唾不敬孰甚焉。故佛因六群而一一制之，犯者同上。或中間有隔不見者，不

犯。

不得向佛塔舒脚坐，應當學。

六群向佛塔舒脚坐，諸比丘嫌責，佛為制戒。犯者同上。若中間有隔者不犯。跏趺坐者不犯。

不得安佛塔在下房、己在上房住，應當學。

六群安佛塔在下房，己在上房住，諸比丘嫌責，佛因制戒，犯者同上。或上房有污穢等緣移置下房，不犯。

人坐己立，不得為說法，除病，應當學。

六群所犯辱法之過，佛知故制。若為病人說法則聽，犯者同上。若為王大臣捉去不犯。

人臥己坐，不得為說法，除病，應當學。

人在座、己在非座，不得為說法，除病，應當學。

人在高坐己在下座，不得為說法，除病，應當學。

人在前行、己在後行，不得為說法，除病，應當學。

人在高經行處、己在下經行處，不得為說法，除病，應當學。

人在道，己在非道，不應為說法，除病，應當學。

右六條為重法，故一一并制之。犯不犯俱同上。

不得携手在道行，應當學。

六群比丘携手道上行，遮他男女，居士見之譏嫌，佛知故制，犯者同上；若眼暗，或有疾，須扶行者，俱不犯。

不得上樹過人頭，除時因緣，應當學。

有一比丘在大樹上受夏安居，大小便下，樹神嗔欲斷其命，佛知故制。後有比丘路逢惡獸，上樹避之不敢過上，為惡獸所傷，佛乃聽許。除時因緣，犯者同上。佛又制：不得繞樹大小便，犯者亦突吉羅。

不得絡囊盛鉢貫杖頭置肩上行，應當學。

跋難陀以絡囊盛鉢，貫杖頭置肩上，擔行居士望見，不知何人避于下道屏處，後見是跋難陀，遂共譏嫌。佛聞故制，犯者同上。

人持杖，不應為說法，除病，應當學。

佛為眾說法，波斯匿王來聽，其從眾有持杖者，六群乃別為說法，佛知故制。犯者同上。若為王大臣等無犯。

人持劒，不應為說法，除病，應當學。

人持鉾，不應為說法，除病，應當學。

人持刀，不應為說法，除病，應當學。

人持蓋，不應為說法，除病，應當學。

右四條皆匿王從眾，有持劒鉾刀蓋等，故佛一一并制之。犯不犯同上。

諸大德！我已說眾學法。今問諸大德！是中清淨不？（三說）。

諸大德！是中清淨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。
諸大德！是七滅諍法，半月半月說，戒經中來。
若比丘有諍事起，即應除滅。

諍事有四：一、言諍，二、覓諍，三、犯諍，四、事諍。言諍者，謂評論不合如是法、非法，是律、非律，是麤罪、非麤罪，乃至是佛說、非佛說，是佛制、非佛制等，因此相忿、相譏是也。覓諍者，如比丘問他比丘言：汝憶犯某罪不？彼比丘不喜、不受是也。犯諍者，如比丘犯波羅夷，乃至惡說，眾議紛然是也。事諍者，如僧中一切羯磨、一切僧事，有所不合者是也。若有諍起，即當除滅。除滅之法，凡有七種，具在下文。

應與現前毗尼，當與現前毗尼。

上句是量度其所宜之法，下句乃以法治諍也。後皆倣此。毗尼，此云善治，亦云滅惡，即戒律也。現前毗尼，通滅諸諍。現前有五：一、法現前，二、毗尼現前，三、人現前，四、僧現前，五、界現前。云何名法現前？現持滅諍之法是。云何名毗尼現前？現持滅諍之毗尼是。云何名人現前？共諍之人現在是。云何名僧現前？僧集和合是。云何名界現前？在界內作制限羯磨者是。以此五現前，為治其諍，如法懺悔，而諍事滅矣。若更發起者，犯波逸提。

應與憶念毗尼，當與憶念毗尼。

此毗尼正滅覓諍也。如比丘被他比丘以無根罪謗，實知其不犯，而眾中猶說之不已，應從僧中乞憶念毗尼。又如一比丘犯罪已發露，如法懺悔，而僧中猶說之不已，應從僧中乞憶念毗尼。又如一比丘未犯是罪，將必當犯，僧中說是犯罪，問之不已，應從僧中乞憶念毗尼。凡有乞者，僧中應察其戒行果清淨者與之，則如法。若戒行有缺而妄與，則非法也。憶念者，因其自不憶有罪，故令其憶念。若有罪則受罰，無罪則加勉也。與憶念毗尼法。彼比丘應到僧中，偏袒右肩，脫革屣，禮僧足，胡跪白言：我某甲比丘被某甲比丘再三來我所，問我：汝憶犯某罪不？我再三答言：不憶。今從僧中乞憶念毗尼，願僧與我憶念毗尼，使彼不復數數問我，慈愍故。如是三乞已，僧應籌量可與者，白四羯磨與之。一比丘唱言：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於僧中乞言彼某甲比丘云云同上，至不復數數問我下，更云：僧今與憶念毗尼，使彼比丘不復數數問其罪。若僧時到，僧忍聽。白如是。又唱言大德僧聽云云同上，至不復問其罪下，更云：誰諸長老忍者默然，誰不忍者說。如是三說已，即云：僧忍與某甲比丘憶念毗尼竟。僧忍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。如是滅已，若更發起者，犯波逸提。

應與不癡毗尼，當與不癡毗尼。

此毗尼亦滅覓諍也。如比丘癡狂失心，犯種種罪，後不癡，諸比丘問：汝憶犯某罪不？答言：不憶。乃至三問不已，是人應從僧中乞不癡毗尼，乞法與法俱同憶念毗尼，但改憶念為不癡耳。

應與自言治，當與自言治。

此法正滅犯諍也。自言者，有比丘犯波羅夷，乃至惡說，自來首云：我犯某罪。或僧為舉問言：汝憶犯某罪不？彼自言：我犯某罪。僧中更當審其相，果犯某罪，則依其自言治之。或有犯而言不犯者，或有犯重而言犯輕者，或有不犯而言犯者，或有犯輕而言犯重者，皆不應與，以非法故。若犯罪比丘不自言犯，而遽與罪者，亦非法。以五篇之罪，皆依自言治也。

應與覓罪相，當與覓罪相。

此法一名本言治滅覓諍、犯諍也。此因犯罪之人語言不一，不可依自言治，當尋覓其犯罪之相而治之。如一比丘被僧舉，問言：汝憶犯某罪不？答言：不犯。再問，答言：犯。尋復言：我實不犯，向戲言耳。如是比丘當實覓其犯罪之相，依其本言治之，作罪處所羯磨。

應與多覓罪相，當與多覓罪相。

此法正滅言諍，亦滅事諍、犯諍。此因事體是非難定，輕重難判，前諸法不能滅，故多覓罪相以滅之。多覓有四：一、多智慧，二、多人知法，三、多求因緣，四、多處求斷。多智慧者，謂博學多聞，律部通利，善達開遮，心無偏愛也。多人知法者，謂到多人知法之處，行籌決斷也。多求因緣者，謂廣尋三藏，多引因緣，以為證據也。多處求斷者，謂徧到諸剎，求斷其事也。

應與如草覆地，當與如草覆地。

此法正滅犯諍，兼滅言諍、覓諍、事諍，以兩黨相傾，四諍并起，不可窮詰，不可除滅。佛乃教作如草覆地懺悔。如草覆地者，兩黨人各心願息諍，宜盡到僧中，偏袒右肩，脫革屣，胡跪白言：大德僧聽！我等共相諍鬪，多犯眾罪，不得除滅，今從僧乞如草覆地懺悔。如是三說已，皆舒手脚，伏地向羯磨師前，一心聽受羯磨。羯磨師唱言：大德僧聽！此諸比丘共相鬪諍，多犯眾罪，不得除滅，今從僧乞如草覆地懺悔。僧今與如草覆地懺悔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復唱言：大德僧聽！今此諸比丘共相鬪諍，多犯眾罪，不可除滅，今從僧乞如草覆地懺悔。僧今與諸比丘如草覆地懺悔。誰諸長老忍者默然，誰不忍者說。僧與諸比丘如草覆地懺悔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。是謂如草覆地懺悔法。草覆地者，表服罪之相。此懺悔不說罪原，不說罪名，僧亦不更問其罪相而受懺也。

諸大德！我已說七滅諍法。今問諸大德！是中清淨不？（三說）。

諸大德！是中清淨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。
諸大德！我已說戒經序、已說四波羅夷法、已說十三僧伽婆尸沙法、已說二不定法、已說三十尼薩耆波逸提法、已說九十波逸提法、已說四波羅提提舍尼法、已說眾學法、已說七滅諍法，此是佛所說戒經，半月半月說戒經中來。若更有餘佛法，是中皆共和合，應當學。

此總結上文也。更有餘佛法者，謂戒僅二百五十，而事實無窮，其非佛所遮，亦非佛所開許者甚眾，但能于是戒中參詳其意，則無不和合，皆所當學也。昔佛告比丘：或時有事，我從先來非遮非許者，然于此事，若違不清淨順清淨者，應可行之；若違清淨順不清淨者，即不應行。今觀佛此囑，正所謂是中皆共和合，應當學也。

忍辱第一道，　佛說無為最。　出家惱他人，
不名為沙門。

前已廣說五篇戒相，此後乃七佛所說略教，善體此意而行之，雖不中不遠矣，故一一陳之。欲希聖道者，必以忍辱為第一。何以忍辱為第一？以佛道無為，必由忍辱而入，能忍辱則漸至于忘辱，人我之相可空，庶幾無為之域。根本頌云：忍是勤中王，能得涅槃處是也。若辱不能忍，必至惱他，豈沙門之法哉？沙門，此云勤息，謂勤修戒定慧，息滅貪嗔癡，故號為沙門。今至于惱他，則人我山高，鬪諍日起，勤息之謂何？

此是毗婆尸如來、無所著、等正覺說是戒經。

毗婆尸，一云維衛，此翻勝觀。梵語多陀阿伽陀，此云如來，謂如實道而來，示生人間，化導眾生也。梵語阿羅訶，此翻無所著，亦翻應供，謂于世間出世間之法，毫無所著，堪受九界聖凡之供養也。梵語三藐三佛陀，此翻等正覺，亦翻正徧知，謂知無不正，亦無不徧，悉如法界故。此舉佛十號之三也。此佛出現于世，最初說此戒，蓋為眾生我相未除，必起鬪諍，障道之法，莫甚于此，故首防之。

譬如明眼人，　能避險惡道，　世有聰明人，
能遠離諸惡。

此以喻明學道貴有智也。無智之人，則貪近利，信邪法，必入三途，縱得人天，終歸墮落。如行路人，有足無明，必陷于險也。有智之人，則能辨邪正，不為小利所惑，故得涅槃安隱之樂。如行路人，有足有眼，必離于險也。

此是尸棄如來、無所著、等正覺說是戒經。

尸棄，一云式棄，大論翻火。依此，佛出現于世，最初說此戒，蓋以人無遠識，多受外道之法，貪人天之樂而不知其患也，故說

此以儆其迷。

不謗亦不嫉，　當奉行于戒。　飲食知止足，
常樂在空閑，　心定樂精進，　是名諸佛教。

不謗遮口業，不嫉遮意業，當奉行于戒，則三業俱遮矣。然心貪飲食，則不能奉戒；心戀塵囂，則不能奉戒；心樂懈怠，則不能奉戒。故一一言之，若能如此，則戒可淨，而定可得，慧可發。諸佛之教，又有出此者乎？

此是毗葉羅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說是戒經。

毗葉羅，一云毗舍浮，此翻徧一切自在。此佛出現于世，最初說此戒。蓋因諸弟子好說他過，而自懈于進修，無由得沙門果，故示此對治之法。

譬如蜂採花，　不壞色與香，　但取其味去。
比丘入聚落，　不違戾他事，　不觀作不作，
但自觀身行，　若正若不正。

初一頌，前三句是喻，後一句法合。蜂之採花，但輕取其味，而色與香俱無所損。比丘入聚落，亦當如蜂焉，雖乞種種物，但取充虛而止，不可過索而退彼敬信之心也。次一頌，前二句誡觀他，後二句觀自。觀謂他人之事，不可與他違戾而生訾毀。非獨不可違戾，亦不可觀其事之能行與不。但當自觀己身之所行正與不正，正則加勉，不正則力改可也。

此是拘留孫如來、無所著、等正覺說是戒經。

拘留孫，一云拘留秦馱，此翻所應斷，又翻作用。此佛出現于世，最初說此戒。蓋因諸弟子多希利養，不知止足，好談他惡，懈于白修，故誡之。

心莫作放逸，　聖法當勤學，　如是無憂愁。
心定入涅槃。

凡修聖法，最忌放逸，放逸則百無所成，故誡之而勸其勤學也。既能勤學，則煩惱可斷，故曰無憂愁，無煩惱，則心可定，心定則無生，聖果可入也。

此是拘那含牟尼如來、無所著、等正覺說是戒經。

拘那含牟尼，一云迦那迦牟尼，一云羯諾迦牟尼，此翻金寂，又翻金仙。此佛出現于世，最初說此戒，蓋為聲聞之眾躭味小定，自生放逸，不能進修，故說此以策進之。

一切惡莫作，　當奉行諸善，　自淨其志意。
是則諸佛教。

一切惡莫作者，謂性業遮業乃至無量不善法，悉禁使斷絕也。當奉行諸善者，謂六度萬行乃至無量清淨法門，悉策令修進也。自淨其志意者，謂惡雖止而意或乍起，善雖行而念或難純，則此淨

情妄想不可不淨，況雖止惡而止惡之念未忘，雖行善而行善之心未化，清淨心中無如是事，故亦不可不淨也。具此三者，則諸佛教法俱不越此，故曰是則諸佛教。

此是迦葉如來、無所著、等正覺說是戒經。

迦葉，一云迦攝波，此翻飲光。此佛出現于世，最初說此戒。此乃諸戒之大綱，通行之正軌，非特為一時一機而說也。

善護于口言，　自淨其志意，　身莫作諸惡，
此三業道淨，　能得如是行，　是大仙人道。

世間之業，不出口、意、身三。口業謂妄語、綺語、惡口、兩舌，及一切非禮之言是也；意業謂貪、嗔、癡，及一切妄念是也；身業謂殺、盜、婬，及一切目之所視、耳之所聽、鼻之所嗅、舌之所嘗、身之所觸，起種種過是也。若能護此三者，不至於犯，則戒靡不淨，是謂大覺金仙之道也。夫修戒止可生天，非聖道也。然無戒則諸聖道皆不能成，故欲求大涅槃者，必得此以為之基，謂非聖道而何哉？

此是釋迦如來、無所著、等正覺，於十二年中為無事僧說是戒經，從是已後廣分別說。諸比丘！自為樂法、樂沙門者，有慚、有愧、樂學戒者，當於中學。

釋迦牟尼，此翻能仁寂默。寂默者，內冥諦理，是自利之智也。能仁者，外揚仁化，是利他之悲也。悲智雙運，立此嘉稱。於十二年下。謂彼時僧眾清淨，無戒可持，無相可制，故云無事僧。所以不立名相，略指大意示之，是謂略戒。經至十二年後，漸有毀犯，故世尊隨事立禁，廣說戒相，令其識相護持，防諸有漏也。諸比丘下。結勸修學。謂比丘果爾好樂正法，樂作沙門，慚愧非法，樂學淨戒者，當於此伽陀中學也。又僧祇律中，名此為偈布薩。佛住王舍城時，有九十六種出家人，皆作布薩，惟佛不作。世人嫌之，皆言：何釋子獨不布薩耶？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正應為世人所嫌，從今後應作布薩。故說此偈。

明人能護戒，　能得三種樂，　名譽及利養，
死得生天上。　當觀如是處，　有智勤護戒，
戒淨有智慧，　便得第一道。

此明護戒之利益。前四句明世間利益，謂有智之人識邪正、知利害，故能嚴護此戒，必能得三種樂。三種樂者：一、得名譽，謂守戒之人眾共讚揚故；二、得利養，謂守戒之人眾樂供養故；三、得生天，謂守戒之人十善具足，死得享天福故。後四句明出世利益，當觀護戒之得樂。如是有智之人益當勤護淨戒，戒淨則能生定，因定則能發慧，既能發慧便可得無上菩提第一之道，豈但得世間三種樂而已哉！

如過去諸佛，　及以未來者，　現在諸世尊，
能勝一切憂，　皆共尊敬戒，　此是諸佛法。
若有自為身，　欲求於佛道，　當尊重正法，
此是諸佛教。

前六句言三世諸佛皆尊教此戒也。勝一切憂者，六凡有分段之憂，三乘有變易之憂，惟佛則五住究盡，二死永亡，故能勝也。三世諸佛已成無上果，而猶共尊此戒者何？以此戒即是諸佛之正法故。若有下，言眾生欲求佛道，則尤當尊此戒，以是佛垂教於後，令人依此而修故也。

七佛為世尊，　滅除諸結使，　說是七戒經。
諸縛得解脫，　已入于涅槃，　諸戲永滅盡。
遵行大仙說，　聖賢稱譽戒，　弟子之所行。
入寂滅涅槃。

七佛下。重引諸佛修證，顯持戒之勝功也。七佛為滅除諸結使，乃說是七戒經。此戒即是七佛自修之法，諸縛由此而得解脫，入于涅槃，而一切世間戲論之法，永滅而無有餘矣。結者九結，謂愛、恚、慢、無明、見取、疑、嫉、慳也。使者見惑，有八十八使，乃至見諦思惟九十八使也。縛者有四，謂貪、嗔、戒取、見取也。遵行下。勸持也。言弟子遵行先聖所說之戒，乃聖賢之所共稱，亦即是弟子所行，以入于涅槃之道。佛既由此而證，弟子可不依而行哉。

世尊涅槃時，　興起大悲心，　集諸比丘眾，
與如是教誡，　莫謂我涅槃，　淨行無人護。
我今說戒經，　亦善說毗尼，　我雖般涅槃，
當視如世尊。　此經久住世，　佛法得熾盛，
以是熾盛故，　得入于涅槃。

此引佛最後垂訓，令人尊戒也。佛于雙林中，將入涅槃時，以大悲心，廣集法眾，謂汝等莫謂我今入滅，無人護汝，我今說此戒經，即與我住世無異，汝等當視如世尊，尊重而奉行之，若尊重，則此經得久住世，佛法得以熾盛，以佛法熾盛，人皆奉行，則皆得入于涅槃也。

若不持此戒，　如所應布薩，　喻如日沒時。
世界常暗冥，　當護持是戒，　如犛牛愛尾。
和合一處坐，　如佛之所說。

若不下。因上文而反顯不持之過，謂若不持此戒，于半月半月不能如法布薩，既無戒日舒光，法性界中悉皆冥暗，眾生盡沉沒于嶮惡道中也。布薩梵語具云鉢羅帝提舍耶寐，此翻我對設，謂相向說罪也。當護下。言當護戒。如犛牛愛尾者。言其護之切也。

犛牛南夷之獸，其形如牛而尾有五色，行必顧之，雖為人所追猶顧不捨，因顧其尾為人所獲，喻護戒者雖有失命因緣而能不失也。和合一處等。謂當半月半月共集說戒布薩，如佛所說也。

我已說戒經，　眾僧布薩竟。　我今所說經，
所說諸功德，　施一切眾生，　皆共成佛道。

此頌凡五十六句，乃曇無德律師所立。大意皆顯揚戒德，普勸修持。至此前二句，乃總結上文。後四句，乃發願迴向。凡一切功德，不迴向眾生，則局于自利。不迴向佛道，則止于半途。今言施眾生而共成佛道，是為第一廣大迴向也。

四分戒本約義卷四(終)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